說郛卷第六十

北邊備對　　程大昌

淳熙二年臣大昌備数講官因講禹貢壽皇問曰卿言中國山川悉矣北虜地理亦能詳知否大昌對曰虜無文史間有可得者多弗詳實臣安敢強以不知爲知也後暨紹熙大昌連得奉祠家居無爲常愧前此淺學無以酬塞猝問追采古來中華北狄樞紐相關者條例而推言之則虜事雖不盡知而亦可云涉獵矣初時奉訓指問者惟北狄故專主北以言不容襍斉它虜也詔熙辛亥八月新安程大昌序

四海

四海之邊中國者在山東則爲東海在廣南則爲南海人人得而聞見不待證說矣若夫禹迹所及西竟流沙而極于西海東北嘗至竭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則爲外簿

四海訖于四海者如之何而四也漢武帝事遠有効孤使兵師使命方行四來故西北二海遂有身歷而目擊之者矣非道听塗說之北也於是條支之西有海焉先漢使命固嘗見之而入諸史矣非道听塗說漢班超又嘗遣甘英親至戎地至於西海之西又有大秦者焉即波斯也夷人之與海商皆嘗往來若夫北海則有其甚遠者矣而霍去病之封狼居胥山也雲山實臨瀚海者北海也蘇武郭吉皆爲匈奴所幽寘諸北海之上而唐史所載又曰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所謂骨利幹之國焉在海北岸也然則詩書所称四海者實皆環域夏而四之非寓言矣若夫西北二虜有西海栢海青海蒲類海鳥蒲海若延海白亭海鮮水海皆嘗並海立稱矣然要其實致則衆水鍾爲大澤如洞庭彭蠡之数故借海以名之非真海也李吉甫辯白河海而曰河北得水便名爲何塞外有水便名爲海其說確有班

固叙張掖之水曰羌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則真以居延爲海矣

漢緣邊九郡

五原 塩州　朔方 夏州　雲中 雲州　代郡 雍州
定襄 忻州　北平 平州　上谷 易州　漁陽 蘇州

秦漢河南

漢史凡証三輔以及虜事而曰河南者非洛陽河之南也上郡北地隴西朔方西河皆在積石豐勝龍門三河之南故曰南河也

虜名號

北狄者太王之薰粥宣王之玁狁幽王之犬戎威公之山戎也爲其居四夷之北故總名北狄也至戰國遂有林胡烏徂之名後爲鮮卑至漢初東胡遂爲冒頓所并而冒頓國于東胡之西即漢世之匈奴也漢史之叙狄事自秦已

前皆命爲大戎而史記李牧傳已有匈奴之名則狄人立匈奴以爲國号云已久矣若以時世求之則家恬所卻之胡其酋長即頭曼也故漢史曰頭曼不勝秦而北徙頭曼者者冒頓之父也頭冒之時也称單于後有增称撑犂孤塗單于史著其義曰撑犂者天也單于者廣大之皃也自秦至漢在北最強者惟此一族他虜雖晟莫之與京後魏之世蠕蠕杜倫始改称單于爲可汗者其擬則皇帝也故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單于也突厥也者本匈奴之北部居金山之陽以鉄工役房蠕已而益大改称突厥凡牟也以凡牟名國明其肇迹於兵也唐初頡利大盛所據之地三垂薄海南大漠其地正與華夏對立而亦相抗矣若元魏拓跋本亦北虜其勢既盛乃竊用中國礼樂盜居中國郡縣不容列爲偏北之虜故皆不録唐自突厥以外其疆大與中國抗力者薛延陀回紇沙陀吐谷渾四種最大

若吐蕃雖嘗侵人北境其實西戎也

契丹

五代史曰契丹在潢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故地或云亦鮮卑別種戰國之世命爲東胡者是及阿保機併小族称帝援立石晉又得其所割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十六州蓋云地東北有盧龍塞而北有居庸關中國恃此以限界比狄自十六州既割之後山險皆爲虜有而河北盡在平地無險可以拒守矣

回紇 九姓

唐史回紇者其先匈奴也後呼鉄勒薛延陀者回紇之部落也貞觀之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強已而回紇攻薛延陀併有其地遣使献功太宗爲幸灵州次涇陽受其功乃以回紇部爲瀚海部督多覓葛部爲燕然於督凡六部督天宝初回紇之臣裴羅襲破拔密自称骨出

禄毗伽闕可汗天子以爲奉義王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
鞬山南去高闕無二千里則去塞甚不遠而又盡九姓之
地者曰藥葛羅曰胡咄葛爲族凡九也其後裴羅又殺白
眉可汗得地愈廣盡得古匈奴地肅宗初遣兵助廣平王
收長安帝以幼女妻之此在唐之中世北虜最強者也

匈奴庭

匈奴之俗雖曰逐水州遷徙不常然亦擇形勢便利據一
地以爲之庭猶中國之有京邑也遇戰爭游獵則隨事而
出事已復帰其田其設險據要略與中國同惟不建築城
郭則大異耳

狄無城郭

東西南三夷皆以有城郭爲固至於北夷則以不立城郭
爲武韓安國曰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奴如飄風去攻
電居處無常难得而制漢叙西域國有城郭國有行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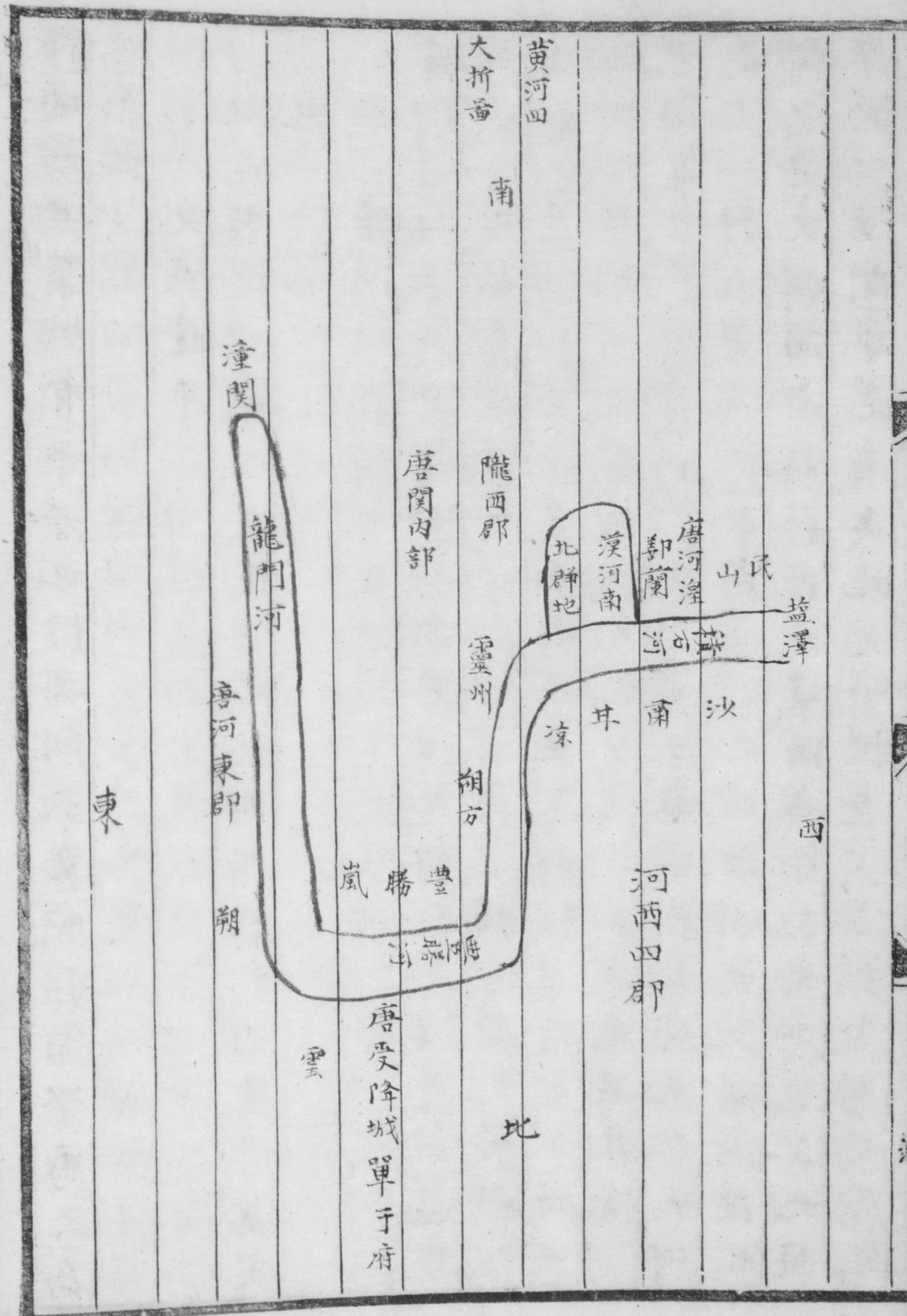
郭國則其築城有守者也行國則不立城郭而以馬上為國者也

突厥進牙

匈奴毛裘之地則曰置庭突厥兵師所駐則曰建牙其實一也

黃河四大拆

黃河自塩澤西來暨達漳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拆或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路其初一拆由積石而逕湟中則鄯蘭也是一拆也又至靈州西南逐轉北而行凡千餘里此河西岸即為涼肅甘汝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遥至九原豐州則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抵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為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也自此而往直至潼關皆是南矣此又一折也


黄河四
大折畫
南
潼関
龍門河
唐関内部
隴西郡
北
靈州
朔方
豐
勝
嵐
唐河東郡
朔
東
雲
唐受降城單于府
北
漢河南
北
唐河湟
鄯蘭
民
山
鹽澤
沙
甫
井
涼
河西四郡
西

長城

古來築長城以扞北虜者四世燕趙秦隋也秦制多承燕趙而隋民不盡因秦也史記燕城起於造陽而迄襄平遼陽造陽者上谷地也襄平者遼東縣也遼陽者遼水之北也皆燕國邊胡之地故其建築亦在此地也趙之域則自伐地而西屬于高闕代者鴈門郡也高闕者靈州北流河之西陰山之上遊也趙武靈王國於雲代故其備胡之城但能並河而西以極乎趙境耳至秦已拜天下六國爲一西自上郡北地而遼東至西悉爲秦有故蒙恬之致役也西起臨洮則中國極西之地也北屬遼東則中國極東之地也自東迤西殆萬餘里無論燕趙之與岷蘭其在當時蓋無一地而無長城也於是會合三制而要其所宿則秦城之長國周乎中國之北矣然審而求之則其城不皆秦築也輔築使足耳元和志曰開皇長城自代之繁峙縣北

經蔚州北十里入飛狐縣夫其自代而剔則極北而以虜邊中國之地不出此外秦人爲城以域中夏其地固當在此矣志又曰開皇城起嵐州合河縣經嵐州皆因古跡脩築夫嵐州者樓煩郡也初爲胡地後爲趙惠文所取則合河縣固可立城矣嵐州戰國時屬燕地者則非趙人所得有何由可施版築也是必前乎燕趙有築之者史所不傳故槩言因古跡脩築也以此知古事湮沒無載者多也元和志又有大業城在靈州懷遠縣界河北則越積石河而北秦無此迹也

大漠

漢趙信既降匈奴與之畫謀令遠度幕北以要疲漢軍故武帝必欲越漠征之而大漠之名始通中國也幕者漠也言沙磧廣漠望之漠ㇾ然也漠也後史家變稱爲磧ㇾ者沙磧也其義也

玉門陽關

漢之兩關皆在燉煌群壽昌縣通典曰漢龍勒縣也玉門在縣之北陽關在北門之南故曰陽一陽而設兩關者自此趨西城有南北道故也

居庸關

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北出直至燕北無有間斷者也此其爲山不同它地蓋數百千里自麓至眷皆斗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粗通微經名之曰陘居庸關也者即其最北之第八經也此陘東西横亘五十里而中間通行之地方闊五步即李佐車謂井陘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者其險可以類想也

天山

天山即祁連山也又名時漫羅山又名拆漫羅山蓋虜語謂祁連時漫羅也折漫羅也皆天也通典元和志於〻張

掖縣既著祁連山矣而伊西庭又云州皆有此山則是自張掖而西至於迪州相去三千五百六里而天山皆能周徧其地則此廣長矣

陰山

漢朝方之北雲中之南代郡之西高闕之東有陰山焉漢書音義曰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予以史漢本文攷之始知陰山陽山皆在豐勝河之北謂爲河南者悞也

燕然山

後漢和帝永元元年竇憲與耿固出朔方雞鹿塞至涿邪山與南匈奴兵合憲分遣精騎與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八十一部俱降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名勒功紀漢威德若夫燕然山者在必速耶烏之地而速耶烏必在漠北而非前之燕山也

焉支山

霍去病元狩三年出隴西有功武帝曰騎驃涉孤奴轉戰六日至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戰舉蘭下通與甘州刪丹縣有焉支山匈奴失之乃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者曰焉支閼支也焉支者今之燕脂也此山產紅藍可爲燕脂而閼氏資以爲飾故失之則婦女無顏色其說或然也

浚稽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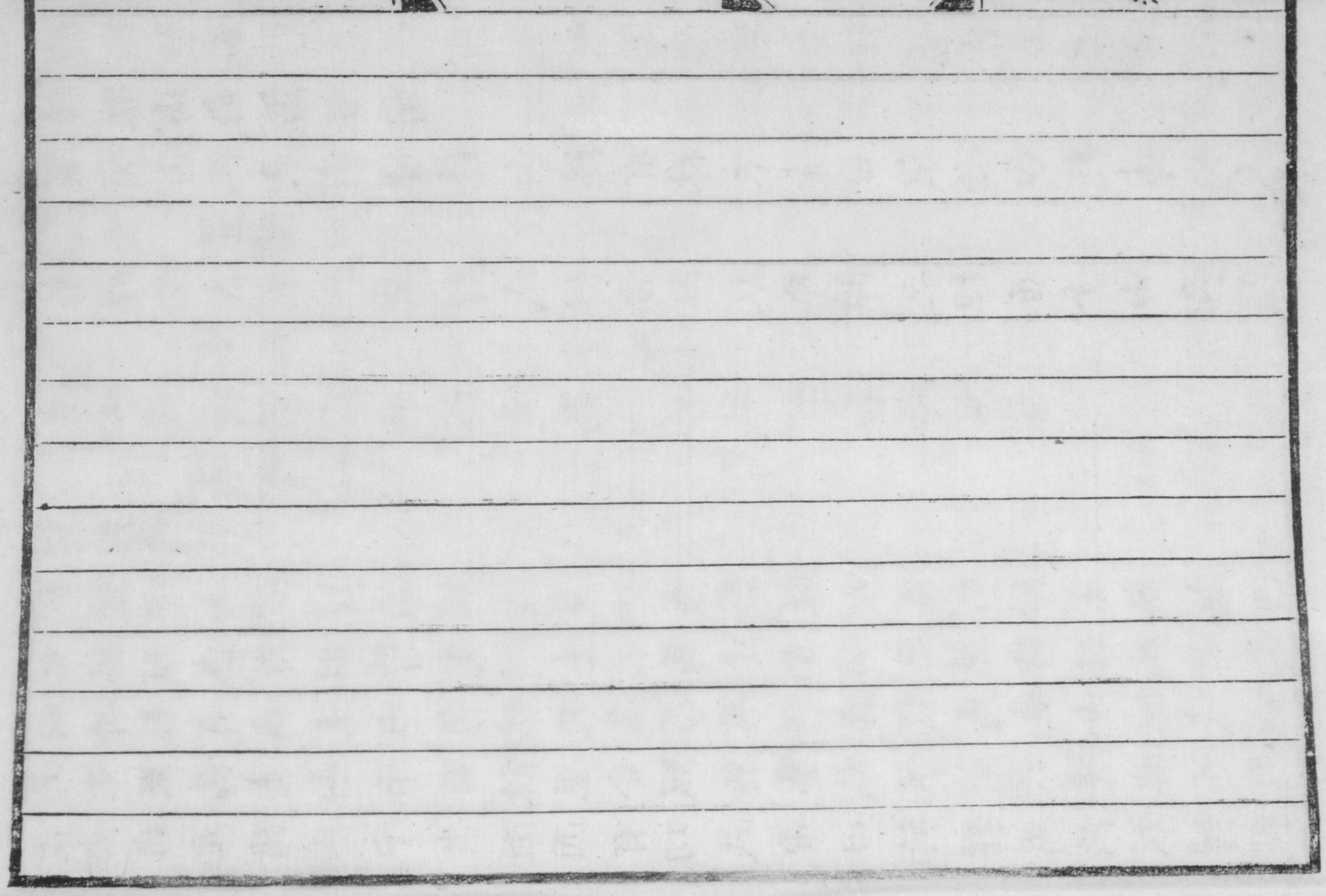
應邵曰浚稽山或在威邑北匈奴以爲蔽障路

金山

隋唐間突厥阿史那氏得古匈奴北部之地居今山之陽

賀蘭山

賀蘭山在靈州保靜山縣有林木青白望之如駿馬北人呼駿馬爲駮賀蘭



聖武親征録　　皇元

烈祖神皇帝諱也速該初征塔ㄴ兒部獲其部長鉄本真幹怯忽魯不花輩還駐軍跌里温盤陀山時我大祖聖武皇帝始生右手握凝血長而神異以所獲欽本真故命為上名初族人泰赤烏部居則林旧無怨於我後因其主阿丹可汗二子塔兒不台忽憐拔都有憾遂絶烈祖蚤世時上幼冲部中多歸泰赤烏上聞迎侍脫端火兒真亦將叛自泣畱之脫端曰今深潭既涸堅石已碎畱復何為遂去上母月倫太后麾旗將兵躬自追叛者太半还宿將察剌海背中鎗創甚上親視劳慰察剌海曰自先登遐部人多叛臣不勝忿遠近苦戰以致然也上感泣而出時上麾下搠只塔兒馬剌別居薩里河礼荅蘭氏礼木合部人禿台察兒居玉律哥泉衆来薩里河掠搠只牧搠馬只麾左右

匿群馬衆射殺之札木合以是為隙遂與泰赤烏乞剌思
元魯君群也勒八魯剌思覇隣諸陪合謀以衆三万来戰
上時駐軍荅蘭版朱思之野亦迄判部人捏群之子孛徒
先在麾下自是曲鄰居山追卜奕台纂歌二人逾阿剌烏
禿剌烏二山來告变上集諸備戎嚴凡分十有三翼月倫
太后既上諸昆弟為一翼三哈初来之子奔塔出拔相禿
不哥逸敦不忽兒好蘭等統阿荅兒斤察忽蘭火魯剌諸
部及先明昆那顔之子迭良統火力台不荅合輩為一翼
礼剌兒及阿哈部為一翼荅聖台火察兒二人及朶忽蘭
捏古思火魯罕撒合夷嫩直諸部為一翼忽相徒忙納兒
之子蒙哥怯只兒哥為一翼忽都剌可汗之子搠只可汗
為一翼忽蘭脫端人二為一翼共牙吉部塔降吉拔都統
雪干礼剌吾思為一翼建都赤納玉烈真剌二部為一翼
軍成大戰于荅蘭叛朱思之野礼木合敗走彼軍初越二

山半途為七十二竈熹狠為食是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內無統紀其族照列部與我相近常獵幹禪札剌馬思之野上時亦獵圍陣隅相屬既而久合上曰可同宿于此乎彼曰獵其四百糗粮不具已追半還上曰命給助同宿者於此乎明日再合圍上賓之使驅獸近彼陣獲多獲以厭其心彼衆咸相語也泰赤烏與我弟兄常攘我車馬雖奪我飲食優恤我者其此人乎人皆稱羨而歸上因遣告之曰可來結盟否照烈之長王律拔都謀與族長馬元哥答還對曰泰赤烏何惡以我與為兄弟何遽降不之從王律拔都遂與答海答魯領所部來歸謂上曰如我將屬有無夫之婦無牧之馬而來以泰赤烏長母之子計殺故也我誓當棄親從義而招之上曰我方熙時薙髮而悟之兀坐撤鬚而起日汝之言我素心也汝兵車所至余悉力以助之既盟後二人食言叛歸族人忽數忽兒章怨塔海答

魯反側遂殺之照烈部亦亡矣泰赤烏部衆苦其長非法相告曰太子（謂太祖也）衣人以已衣乘人以已馬安民定國必〻此人也因悉來歸赤老溫拔都哲別人二實泰赤烏族脫脫哥家人亦來歸初上嘗為塔兒忽台初執赤老溫拔都父梭魯罕失剌密釋之是以歸我哲別之來實以力窮故也失力哥也不干手執忽阿赤拔都塔兒忽台二人來至忽都渾野復宗之去止將已子乃才阿剌二人來歸後搠只魯鈔罕二人率朶郎吉札剌兒部及荽菜勝如率亡兀部一來歸是後上同月倫太后暨哈撒兒幹真那賢諸昆弟族薛徹太祖等各以麾車載湩酪大會于斡难河○林木間會中太后暨上同族人薛徹別吉及其母忽兒貞哈敦共置馬湩一革囊其次母野別該前獨置一革囊忽兒貞哈敦恕曰今不尊我而貴野別該乎遂笞主膳者失丘兒泣曰蓋以斡碎太后葉速該命拔都二君去世我專為

他人所辱至此因大哭是時皇弟別里古台那顏掌上乞
列思事乞列思華言禁外繫馬所也親控上馬播黑掌薛
徹別吉乞列思事播里從者因盜我馬剌別里古台執之
播里恕斫別里古台背傷左右欲聞別里古台止之曰此
讎汝等欲既報乎我傷不甚也姑侍之不可由我致隙其
衆不听各執馬乳橦析木枝疾聞我衆勝之乃奪忽而真
火里真二哈敦畱麾下於是絕好後復議和遣二哈敦歸
行成之際會塔匕兒部長茷元貞笑里徒背金約金主遣
丞相完顏衆師兵逐之塔匕兒北走上聞之遂起近兵發
自汗幹难河迎討之仍諭日兒斤來助俟六日不至上以
麾下兵與戰於細剌禿失畱忽剌禿失畱之野盡擄其車
馬粮駒殺茷元貞笑里徒又獲大珠衾銀綳車各一斤兵
囬金主因我滅塔匕兒拜上為察兀忽魯若今移計使也
亦冊克烈部長脫憐為主時我衆居哈連徒澤間為乃蠻

部人所掠上恕曰曩者別里古台為彼所傷我拾釁議和而不听聞今何乃乘敵勢以凌我因發兵於大川至朶奕盤陀山大虜月兒斤部唯薛徹太王僅以妻奴數人逃走上時居塔剌速之野有免烈部汪罕可汗弟杞阿紺孛來歸適茂里乞部與我會戰上於札阿紺孛迎敵之其衆敗走是時有土滿土伯夷薰哀諸部乃克烈敗散之衆亦來降罕汪可汗始與葉速該可汗和好相稱按荅交物之交卜所以然者由初汪罕可汗父忽兒札胡思杯祿可汗既卒汪罕可汗多殺戮昆弟其叔父菊兒可汗率兵與汪罕可汗戰逼汪罕可汗於哈剌溫隘敗之僅以百餘騎脫走奔也速該可汗也速該可汗親將兵逐菊兒可汗走西夏復奪部衆歸之汪罕可汗感德遂盟按荅後汪罕可汗弟也力可哈剌也以其多殺昆弟叛歸乃蛮部乃蛮長亦难赤可汗為發兵伐汪罕可汗尽奪克烈部衆與也力可哈剌汪罕

可汗脫身立走三城奔赴契丹主菊律可汗既而復叛之
步謂吾兒西夏諸城邑中道粮絕得乳羊五頭以艾禁羊
口奪其乳為飲刺橐駝血煑為食困甚僅至曲薛兀兒澤
上聞之以其初與先君按荅之故乃遣近侍塔海雪也垓
二人往招之來上自忙祿河親迎撫勞安置軍中大賑給
之後秋上同汪罕可汗會于土兀剌河上黑林為結聞父
子礼是月冬年兒斤部先脫走者薛徹太丑追至帖烈徒
之隘滅之次年秋上發兵於哈剌河伐茷里乞部與部主
脫ㄴ戰于莫那察山遂掠兀都戔茷里乞二部收其衆上
尽以所獲給汪罕可汗其後部衆稍不集約我軍自侵茷
里乞部至捕兀剌川殺脫ㄴ之子土居思別吉虜忽相台
察必渾二哈敦及招脫ㄴ次子合都赤剌溫二人領部衆
而來所奪不以秋毫與我脫ㄴ奔八兒忽貞之隘後上與
汪罕可汗征盃祿可幹至黑辛八石之野尽虜其民盃祿

可汗先遣也的脫孛魯領百騎為前鋒我軍逼之走擾高山其馬鞍轉墜擒之冬上與乃蠻部將曲薛吾撒八剌二人遇於拜荅剌邊只見之野日暮烈陣對宿期明戰日是夜汪罕可汗多燃火於所陣地使人不疑潛移部衆於哈薛兀里河上時札木合聖起是日出望見汪罕可汗立旗幟非舊處馳往問之曰王知衆否如昆弟如野鳥依人終必飛去余是白翎雀也栖息暮上寧肯去乎我嘗言之矣部將曲薛扢都聞之嘆曰至為昆弟之間何為此言也和都赤剌溫因是亦救汪罕可汗歸其父脫之所居上見汪罕可汗亦去曰此輩吾乃異志乎即解陣去駐撒里川汪罕可汗亦還至土兀剌河其子亦剌合斜昆及杞阿納孛自也迭見按臺河秉會父軍曲薛吾撒八剌乘其不備虜其部衆又掠汪罕可汗所居边民牛馬輜重而還赤剌合杞阿納孛以身免奔告汪罕可汗亡亦剌合將已冥

往追之且遣曰　乃蠻爲不道掠我人民大子有良將四人能遐我雪怨復人民乎上釋前感遂遣轉尔木赤顏本華黎國王博羅渾那顏赤老温按都四時師兵往救之比我軍未至亦剌合先與其將迪吉大力亦禿而干盡兀二人追至忽剌河胡山曲徹薛吾撒八剌迎敵禽之迪吉大力亦禿兒干盡兀二人流矢中亦剌合馬騎幾為所獲須臾四將兵亦至救亦剌合大敗其衆尽奪所掠歸之汪罕可汗汪罕可罕深感上德謝曰畧以困乏未歸荷太子切切存撫今已亡之國又奪婦之知將何以報也時聞脫脫復出入忽真隘居統烈澤上率兵復討之後上與弟哈撒兒討乃蠻部至忽闌盡側山大敗之盡殺諸將部衆聚其尸焉於是申號令還軍時見乃蠻勢弱未足念矣上會汪罕可汗於隆里河不魯吉崖發兵征泰赤烏部與其長沆忽阿忽出忽憐忽都荅兒等大戰於幹難河上敗之

襲帖泥忽都徒思月哥察兒別古荅兒忽台布鄰禿忽都
荅兒至月良兀禿思之野擒之阿忽兀忽出忽敦忽兒剌
章走入忽兒真隘忽隣奪乃蛮部後哈荅斤散只兀朶魯
班塔匕兒弘吉剌諸部會盟於阿雷泉上斬白馬為讐歃
襲我軍及汪罕可汗於是弘吉剌部長迭夷遣人来告上
聞之遂與汪罕可汗發兵自虎啚澤逆戰於杯亦烈大敗
之冬汪罕可汗分兵田禄憐河指忽八海牙山先發部衆
後成列而進其弟礼阿紺孛以汪罕可汗及覆不常遂謀
於渾八力按敦阿述燕火脫兒延晃大兒四人曰我兄無
寧處之心屠絶昆弟常愧於契舟觀其心性若如此終不能
存我輩亦不使國安矣今何計處之按敦阿述洩是語於
汪罕可汗可汗令辨燕火脫兒及納隣脫隣二人至帳下
解其縛謂燕火脫兒曰吾輩自西夏而来道路脫困相讐
之語亡之乎我心非汝兒也唾其面坐上之人皆起而唾

之按敦阿述曰余亦與此謀不忍捨王所以來告也汪罕
屢責札阿紺孛曰汝常懷其奸者札阿紺孛不安後與燕
大脫兒延晃火兒納隣脫隣大石等具奔乃蠻冬汪罕可
汗居於忽八海牙兒上駐車於徹ㄴ兒山起兵伐塔塔兒
部ㄴ長阿剌兀都兒乞兒哈大石察忽斤帖木兒等來逆
戰于荅闌捏木哥思之野大敗之時弘吉剌部亦欲來阿
上弟哈撒兒居別所役其麾下折不哥之計往掠之上深
切責於是弘吉剌遂阿礼木合部與亦及剌思朶魯班荅
塔兒合荅斤散只兀火魯剌思諸部會于犍河共立礼木
合為局兒可汗謀欲侵我盟於禿律別兒阿岸為讐曰凡
我同盟有泄此謀者如岸之權如林之伐言畢同共牽足
跼岸渾力砟林駈毅馳馬來赴我軍有荅海哈者時在毅
中因上麾下照烈氏抄吾與之親抄吾兒偶往視之相
迎並驅实不知有是謀塔海哈以馬鞍築其助抄吾兒顧

見塔海哈因告以河上之盟曰事急矣汝何往抄吾兒驚
即还過火魯剌氏也速該言其事將赴上告之也速該曰
我長婦之子與忽都不花往來無旦夕我左右止有幼子
及家人火力台耳因命與火力台誓而往來乘以蒼驢白
馬囑之曰汝至彼惟見上及太后兼吾婿哈徹兒則言之
苟洩于他人顧斷汝腰裂汝背誓訖乃行中道忽闌八都
哈剌喪力台吉軍圍為其巡兵所執以旧識得解因贈以
獺色全副鞍馬謂曰此馬遁可脫身追可及又可乘而去
既又過毡車白帳之隊往礼木合所者隊中人出追抄吾
兒乘馬絕馳而脫至上前悉告前謀上即起兵迎之戰於
海剌兒帖兒尼火魯罕之野破之礼木合脫走弘台剌部
來降
壬戌宋理宗是定三年金章宗泰和二年上發於兵兀魯
回失連真河伐按赤塔匕兒察罕塔匕兒二部夏頓兵避

暑比戰先誓衆曰苟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慎勿顧俟軍事畢共分之既戰屢戰勝族人按弹火察兒荅力台三人背約上命虎必來哲別二將尽奪其所獲散之軍中是秋乃蠻杯祿可汗會薨力乞部長脫亡別吉桑魯班塔而哈荅斤散只兀諸部蹙阿忽出扵都忽都花別吉等來犯我軍及汪罕可汗上先追騎乘高覘望扵捏干貴因都徹兒亦忽兒黒諸山有騎自赤黒山來告乃蠻漸至上與汪罕可汗自兀魯回失連真河移軍入塞汪罕可汗與亦剌哈居北邊後至據高領方下營杯祿可罕劫之曰彼軍漫散俟其聚吾悉倦之時忽阿出火都二部兵從乃蠻來與前鋒合將戰遥望亦剌合軍勢不可動遂还亦剌合尋亦剌塞擬戰上貤輜重扵他所與汪罕可汗倚阿蘭塞為壁大戰扵闕奕壇之野彼祭風亡反為雪所迷軍乱墳溝隧塹而还時礼木合部起兵援乃蠻行中道見其敗即引回過

立已為可汗者諸部悉討掠之冬上出塞駐於阿不札闕
感哥兒之山汪罕可汗居於別里怯沙陀中是時上與太
子述赤馬聘汪罕可汗文札兒伯雅罕汪可汗之子禿敢
合亦求上公主大阿真伯雅俱不下諧自是稍踈札木合
之往說亦剌合曰吾按荅（謂太祖也）嘗遣使通信於乃蛮太陽
可汗將不利於君今若能加兵我當從傍脇助時亦剌合
居別所求會父汪罕可汗上族人荅力台斡真斤鞍弾大
察兒荅海忽剌海剌荅兒斤木忽兒哈攢札木哈等背我
歸亦剌合說之曰吾等願為君效力討月倫太后諸子亦
剌合信之車帳相間頓兵共謀遣塞罕脫、千言之於汪
罕可汗汪罕可汗曰札木合巧言惑信人也不足信亦剌
合曰彼言者有口有舌何為不信屢遣人言之汪罕可罕
者我禁汝、輩不從吾身之存實賴於彼垂老遺骸冀得
安寢今喋、不已汝當自能為之毋貽吾憂既而有異志

悉燒我牧地

癸亥年汪罕可汗為詐既曰彼前者嘗求婚於我、不從今宜許之俟其來宴定約必擒之遂不花白乞察來請、上率麾下十騎往赴之宿於幾里哥帳中明日與幾力池亦哥謀遣使回汪罕可汗語曰我牧鮮羸弱方從思之合命一人赴燕宴足矣既遣使上既還時汪罕可汗近侍也可察合闌者聞畜上謀歸語其妻因曰人若有言世此於上當如何我其子亦剌漢止之曰此死揆之言恐他人以為實也可察合闌牧馬者其力失日供馬潼適至徹有聞問其弟把帶曰適我所議者何事該知否把帶曰不知也察合闌次子納隣坐帳外方礪旋聞之罵曰割舌適者我不言乎今事已泄當禁誰口也把帶謂乞力失曰我今知矣可因赴上言之遂入卧帳下行止有一羔殺之拆卧褥煮熟食之夜馳見上告其謀曰汪罕可汗將畜太子其計

定矣上聞之止軍於阿蘭塞急移輜重於兀魯回失連真河上遊追拆里麥為前鋒並莫運都兒山之陰行汪罕可汗亦領兵自漠運都兒山陽由忽剌河北卜魯哈二山而來時有大出也迭兒二人者因牧馬見汪罕可汗軍至亟來告上時移軍令闌只野未及為備日御山即整兵出戰先敗朱力斤部衆次敗董哀部衆又次敗火力失烈門部大石衆進逼汪罕可汗又敗之其子亦剌合馳來冲陣我軍射之中頰其勢太挫斂兵而退上亦將兵至澣兒弩兀遣忒哥山罔軍凡四千六百騎沿吟勒合河順進分為兩隊上親將二千三百騎行河南岸兀魯吾汪兒二部將二千三百騎行河北岸上以弘治剌部先為婚親遣使謂其長帖木哥阿蛮曰汝若來順則女子面容外甥姿質俱在不然則加兵於汝矣遂还至董哥澤脫合虎合魯之、也駐車上遣使阿里海至則於汪罕可汗曰我合大軍駐

童哥澤間草盛馬肥謂父汪罕可汗言之昔汝叔父菊兒可汗謂常汝曰我兒忽兒礼胡思杯禄可汗之位不我與自奪之汝又殺諸昆弟詐言帖木太后不花帖木兒輩所殺不知所存是故菊兒可汗副汝哈剌温之隘汝穷迫無計僅以百騎来帰我先君我君率兵借汝以雪前耻而秦赤兀部兀都兒吾难八合只二人助兵計不可知其時道經哈剌不花出谷之上又出阿不礼不花哥兀之上又踰禿列壇禿零古盞零古闕群隘曲笑兒澤跋涉重險始至其境適直彼凶年得穿其國菊兒可汗時避我於塔剌速野我又逼之僅以数十騎遁走河西之国不復反参我先君尽以其土地人民帰於汝由是結為按荅我固尊汝為父此我有造於汝一也又曰父汪罕可汗汝其時汝埋雲中如没日底汝弟礼阿紺孛居漢塞之間我發声轟ㄴ以呼之牽冐隱以招之彼其聞我呼見我招遠来投帰我乃

登山而望倚廬而待其至又為莪里乞部人所逼我以其遠來皆令死之也我請我兄薛徹別及吾弟太丑往殺之是我有造於汝二也又曰父王可罕汝既出雲中又顥日底來歸於我使汝肌不過日午羸不過月望所以然者何哉昔與兀都夷部戰于哈丁里山之西木那文笑力之野者多獲孳畜輜重悉以與汝飢不過食午羸不過月望者實此之由是我造於汝三也又曰父汗可罕暴汝征戚萬乞陣於不剌川遣使覘候部長脫卜不待我而先戰獲忽都台魯二哈敦因掠其二子火都赤剌溫尽收兀都夷部汝以懷此釁故我秋毫不及又汝與乃蠻相戰拜荅剌還只見之野時火都亦剌溫合部判汝歸又為曲薛吾撒八剌追襲於汝人民使來告我、遣四將領兵戰敗之尽婦所掠於汝是我有造於汝四也又曰昔我出合山谷與汝忽於剌洒班荅原卓兒完忽奴之山相見時干不已言

予譬如毒牙之蛇所傷弗以動念吾二人唇齒相見始可
間離汝今以蛇傷而間我乎唇齒相見而離我乎父汪罕
可汗我時又如青雛海鶻自亦忽見黑山揮越於杯見之
澤擱班脚鴿以婦汝此謂誰哈荅斤敝只兀弘吉剌諸部
是也汝豈非假役諸之力而驚畏我耶是我有造於汝
五也又父汪罕可汗汝何常有造於我）造汝者凡若此
輿其驚畏我何不使我衆煬爨不息安榻而卧使我癡子
痴婦得寧寢乎我猶汝子勢雖寡弱不使汝有慕於他畏
也我須愚昧不使汝有慕於他賢也譬如双輪去一不能
行也徒使牛汗縱之恐盜係之突餓又如双轅偶斷其一
牛犢破領徒使跳躍不能前也以我方車獨非一輪乎凡
此論汪罕可汗也時上族人丈察兒按弹在汪罕可汗部
中上因使人謂之曰汝二人欵殺我將棄之乎吾嘗謂上
葦人兒合按都二子薛徹太丑詛可使幹难河之地燕主

累讓為君而不听也又謂火察兒曰以汝涅辟太石之子
吾族中當汝立又不听又謂按彈曰汝為忽都剌可汗之
子以而父常可汗推位於汝亦不听吾悉魯讓汝等不為
我听我之立実汝等推也吾所以不辞者不欲使蒿萊生
久居之地断木阻通車之塗吾夙心也假汝等為君我當
前鋒俘獲輜重亦帰汝也使我從諸君畋我亦將遮獸迫
崖使汝得從便射也又謂按彈火察兒日三河之源我祖
宗実所肇基毋令他人居之又謂脫鄰曰吾弟我以汝是
高祖家奴魯祖闇僕故尊汝為弟也汝祖諾塔乃吾祖察
剌合令忽統必乃二君所虜諾塔生雪也哥〻〻生闊〻
出里兒思之本〻〻生拆該晃脫合兒拆該晃脫合兒生
汝〻世為奴虜誰知国土汝可取之縱得我国按彈火察
兒必不與也昔我等居汪罕可汗所早起也得飲王青鍾
馬乳汝輩豈知吾先飲而妬之也我今去矣汝輩姿飲之

吾弟脫鄰量汝能費幾何也又謂按彈大察兒曰汝若事
吾父汪罕可汗忽使疑汝為察九忽魯（謂太祖自稱前有汪之族而
累我即汪罕可汗交人焉厭於我尚尔況汝等手縱然今
夜夏豈能到來冬手又謂我父汪罕可汗曰我遣按敦阿
速渾八力二人來報否則遣一人曰着吾麾下忙納兒按
都失破銀鞍黑馬在王所執持來鮮昆按荅（即王子亦剌合也）汝
亦遣必力哥別吉脫端二人否則遣一人札木合按荅來
暨阿赤失闌阿剌不花帶亦兒火察兒按攤各遣二人來
如我東向可於細是脫鄰呼陳腦兒之原來歸如我西向
可出哈八剌漢荅兒哈之山順忽魯班不花諸思河來會
也汪罕可汗聞上前語曰惟吾子裁之王子鮮昆謂其父
曰彼何嘗誠意待我為按荅特以巫覡視我耳何嘗稱君
為父特以老奴視我耳又何嘗遣辨士馳御馬以反我彼
能勝我听取吾国我若勝彼亦取其国也国戒其部將反

別力哥別吉脫端日備兒釜建而旗秣而馬以需進也上
既遣使於汪罕可汗遂兵進掠虜弘吉剌別部溺兒斤以
行至班朱泥河飲水讐衆時有其烈部人孛徒為火魯者
剌部所逼敗之因遇上同盟是時上弟哈撒兒別居哈剌
渾只敦山妻子為汪罕可汗所虜止挾幼子脫虎走粮絶
探烏卯為食來會于河濱上與汪罕可汗戰于哈闌真沙
沱之地汪罕可罕大敗退居於忒忽盧之地時上麾下丶
荅力台幹真按彈折温火察兒別吉札木合八鄰拔哥台
脫鄰塔海忽剌海等及忽都花衆部在汪罕可汗所相與
謀害汪罕可汗曰此不可依也將叛去汪罕可汗覺其事
討逐之事時荅力台幹真八鄰撒合夷娴直諸部稽顙來
歸按彈折温火察兒別告忽不剌札木合等奔乃蛮主太
陽可汗上移軍自班朱尼河秋太會於幹难河源進伐汪
罕可汗上遣使哈柳荅兒扯二人往汪罕可汗所假為上

弟哈兒撒語謂之曰瞻望我兄遥、勿及遠涉捷徑不知所從近聞我妻子在王父所我今被木枕塊荅壤仰星而卧我実賴王父故雖有諸王不苟從之吾終帰王父也汪罕可汗因遣使亦禿兒干以赭漆器盛與之盟哈柳荅血兒抄兒塞二使將亦禿兒干來上不與語即送與哈撒兒所上因以二使為鄉導領兵夜馳至徹、兒運都山出其不意破汪罕可汗軍盡降克烈部衆汪罕可汗僅以子及数騎脫走顧其左右謂其子亦剌合曰我父子相親其可絶而絶之乎由此緩頰兒絶矣至捏辟烏柳河為乃蛮部主太陽可汗之將火里速八赤帖迪沙二人所殺亦剌合走西夏過亦即納城至波黎吐蕃部既剽掠以自資且欲居之吐蕃收集部衆遂之散走西域白先徹兒哥思蛮之地為黒鄰赤哈剌者殺之上既滅汪罕可汗是冬大獵於帖麥該川宣布號令振旅歸龍庭上春秋四十二時乃蛮

太陽可汗遣使月忽難謀於王孤部王阿剌忽思的乞火力今愛不花駙馬丞相白達是也近聞東方有稱王者日月在天曖然可知世豈有二王哉君能益吾右翼奪其孤矢阿剌忽即遣使來兒必捨夫以自謀先告於上後奉族來歸我之與王孤部親好者由此也

甲子宋景定五年金泰和四年春上太會於帖麥該川議伐乃蠻百官謀曰今畜牧疾瘦待秋高馬肥而後可進上弟斡赤斤那顏曰毋慮馬瘦我騎尚壯今勢已如此其可緩乎以吾料敵必取之苟戰勝使他日指此地嘗擒太陽可汗當畫此名然勝負在天必當進矣上弟別里古台那顏亦曰乃蠻欲奪我孤矢若果為奪則身將安之彼恃国大馬繁恣為誇語今我卒然入之國雖大必逃散於山林馬雖繁必遺棄於原野掩其不虞奪之弓矢豈難哉衆稱善望日祭纛詰朝進兵伐乃蠻再會於哈勒合河建戚該

山先遣麾下虎必来哲別二人為前鋒太陽可汗至自安
臺营於沆海山之哈只兒兀孫河引兵迎敵我軍至斡兒
塞河太陽可汗同蔑里乞部長脫、克烈部長札阿紺孛
阿憐大石猥剌部長忽都花別吉及札木合禿魯班塔、
兒哈荅斤散只兀諸部相合時我隊中一白馬帶箠鞍驀
走突入乃蠻軍太陽可汗與衆謀曰彼軍馬羸可尾而進
然待馬稍輕健與之戰也驍将火力速八赤對曰昔君父
亦乍赤可汗勇戰不為回士馬皆後未嘗使敵人見也今
何怯邪果惧之何不令菊兒八速来太陽可汗妻也太陽
可汗因率衆来適上以弟哈撒兒主中軍窮自指揮行陣
時札木合從太陽可汗来望見上軍容嚴整謂左右曰汝
等見按荅牽止英異乎乃蠻語嘗有言雖馘革奇計猶貪
不捨豈能當之遂提本部兵走是日上與之大戰至晡會
殺太陽可汗乃蠻部衆皆潰夜走絶險俱墜納忽渾崖死

者不可勝計明日餘衆悉降於是朶魯班塔〻兒哈荅斤
散只兀諸部亦來降冬再征脫脫至迭兒惡河源不剌納
矮胡之地兀花思蔑兒乞部長帶兒兀孫献女忽闌哈敦
於上率衆來降為彼力弱散置諸翼中實羈縻之其人頗
不安復同叛移輜重去我兵與戰復奪之上進軍圍蔑兒
乞於泰寒塞尽降麥古冊脫〻里掌斤蔑兒乞諸部而還
部長脫〻挾其子奔杯祿可汗帶兒兀孫既叛率餘衆至
薛良葛哈剌温隘築寨以居上遣孛羅歡那顏及赤温老
拔都弟闖拜二人領右軍討平之
乙丑上征西夏攻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多獲
索駝以還
丙寅上大會諸王百官於斡难河之源建九斿自旗共上
尊號曰成吉思皇帝後發兵征乃蛮杯祿可汗因獵於兀
魯塔山莎令水上擒之是時太陽可汗子屈出律可汗與

脫、遁走奔也兒的河上
丁卯夏頡奚秋再征西夏冬克斡羅孩城先遣按禪不勿
剌二人使乞力吉恩部其長斡羅恩亦難及阿里替野牒
亦納里也兒部亦各遣也力帖木兒阿忒黑剌二人借者
我使来献曰海東青且為好也
戊辰春上班師至日西夏、避暑於龍涯冬升征脫、及
亟出律可汗時斡亦剌部長忽都花別吉等遇我前鋒不
戰而降因用為鄉導至也兒的石河討蔑里乞部脫、中
流矢而矢死亟出律河汗僅以数人脫奔走契丹主、菊
兒可汗)
乙巳春畏吾兒國王亦都護聞上威名遂殺契丹主所置
監國少監欵求議和上先遣按力也攴荅兒拜二人使其
国亦都護大喜待我礼甚厚即遣其官別吉思阿鄰帖木
兒二人入奏曰臣切聞皇帝威名故棄契丹旧好方將遣

使未通誠意躬自効順豈料遠辱大使降臨下國驚雲開見日氷泮得水意不勝喜而今而後當盡率部衆爲僕爲子竭犬馬之勞也是時戞力乞脫・子火都赤剌温馬札兒禿薛千四人以脫脫中流夫死不能歸全尸遂取其頭波兒的石河奔畏吾兒國先遣別干者使亦都護都護殺之四人至與畏吾兒大戰於蔚河敗之秋亦都護先遣其官阿思蘭斡怯孛羅的斤亦难海牙倉亦四人来告戞力之事上曰亦都護果誠心戮力於我以其已有来獻尋遣安魯不也女荅兒班二人復使其國亦都護遣使奉珎宝方物爲貢：

庚午夏止避暑於龍庭秋復征西夏入夏王國其主失相見忽出降献女爲好辛未春上居怯緑連河時西域哈剌魯部主阿昔蘭可汗来嵗因忽必邪顔見上亦都護亦来朝奏曰陛下若恩顧臣使遠者悉聞近者悉見輟衮衣之

餘縷滴金帶之新裝誠願在陛下四子之亞竭其力也上悅其言使尚公主仍序第五子遣將脫忽察兒率騎二千出哨西邊秋上始誓衆南征克大水濼又拔烏沙堡及昌桓撫等州大太子述赤二太子察合台三太子窩濶台太宗也破雲內東勝武宣寧豐靖朔等州金人惧棄西京又遣哲別率衆取東京哲別知其衆堅以中壓城即引退五百里金人謂我軍已還不復設備哲別戒軍中一騎卒一馬一晝夜馳還忽攻大掠之以歸上之將發撫州也金人以招討五斤監軍萬奴等領大軍力備於野狐領又以參政忽沙率軍爲後繼契丹軍帥謀謂九斤曰聞彼新破撫州以所獲物分賜軍中馬牧于野乃不虞之際宜速騎以掩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爲計萬全上聞金兵至進拒雞兒觜九斤命麾下明安曰汝嘗使北方素識太祖皇帝其往臨陣問以牽兵之由金國何怨於君而有

此牽若不然即詬之明安来如所教俄策馬来降上命麾
馬下縛之曰俟吾戰畢問之也遂與九斤戰大敗之其人
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因勝彼復破忽軍於合堡金人精
鋭盡殁於此上歸詰明安曰我與隙何對衆相辱對曰臣
素有歸志恐其見殺故因如所教不尔何田瞻望天顔上
善其言釋之
壬申上破宣德府至德興府失利引却也可那顔赤渠駙
馬率兵尽克德興境内諸城堡而還後金人復收之
癸酉秋上復破之遂進軍至懐来帥高琪將兵牽戰我軍
乗勝追至北口大敗死者不可勝計時金人塹山築塞悉
力爲備上畱怯台薄察等頓軍拒守遂率衆西行由紫荆
関出爲金主聞之遣大將奥敦將兵拒隘勿使及平地比
其至我衆度関矣上乃命哲别率衆攻居庸南口出其不
備破之進兵至北口與怯台薄察軍合継而又還諸部精

兵五千騎令怯台哈台二將固守忠都上自率衆攻涿易二州刻日拔之是秋乃分軍爲三道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爲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邢洛磁相衛輝懷孟等州弃真定威州境沿東海破洙沂等城抵黄河大掠平陽太原澤潞遼沁吉隰拔汾石嵐忻代武等州而還皇弟哈撒兒及斡陳那顔拙赤斛薄剌爲左軍遵海而東破薊州平滦遼西諸州而還上與四太子拖雷諸駙部軍爲中軍由中道破雄霸莫安河間滄景獻深祁蠡冀恩濮開滑青濟泰安濟南濱棣益都淄濰登萊等州城棄東平大名不攻餘皆望風而拔下令北還又遣木華黎回攻鬱州破之上至中都亦来合

甲戌春三月上駐蹕於中都北郊金丞相高琪與其主謀曰聞彼人馬瘦病秉北決戰可乎丞相完顔福興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多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

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祖宗社稷安危在此奉矣當熟思
今莫若姑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爲之計如何金主然之
遣使求和因献衛紹王女公主令福興求送上至野麻池
而還夏五月金主南迁汴梁留其太子守忠守中都以丞
相完顏福興左相抹撚尽忠為輔金主行拒涿州契丹軍
在後良鄉金主疑之欵奪其元給鎧馬還宮契丹衆驚遂
殺主帥哀昆而叛共推斫荅比涉兒札剌兒爲帥爲而還
中都福興聞變軍於盧溝使勿得度斫荅碑將塔：兒師
輕騎千人夜潛渡水背擊守橋之衆大破之尽奪其衣甲
器械及牧馬之相近者由是契丹軍勢漸振先是耶律留
哥以中國多故據有東京咸平等郡自稱遼王斫荅比涉
兒等遣使詣上行宮納款又求好於遼王亦来降上命爲
元帥令居廣寧府金主之南迁也以掊討也奴爲咸平等
路宣撫復移咨於忽必阿蘭至是以亦衆来降仍遣子鉄

哥入質既而復叛自稱東夏王秋七月金太子晉福與盡
忠等守中都亦走汴梁上以契丹將衆来歸遂命散只兀
兒三木合都拔領契丹先鋒將明安太保兄弟等爲鄉導
引我軍合之至則與之斫荅等併力圍中都金主以黠撿
慶壽元帥李英運糧分道還救中都人賫糧三斗英自賫
以勵衆慶壽至涿州旋風寨李英王覇州青戍皆爲我軍
所獲既絶其粮中都人自相食福興自毒死盡忠亦委城
走明安太保入據之遣使献捷上時駐桓州遂命忽都忽
邪顏與雍古兒宝兒赤阿兒海哈撒兒三人撿視中都帑
藏時金留守哈荅國和等奉金幣爲拜見之禮雍古兒哈
撒兒等受之獨忽都忽拒不受將哈荅等萃其物比来上
問忽都忽曰哈荅等嘗與你物乎對曰有之未敢受也上
問其故對曰臣嘗與哈荅言城未陷時寸帛尺縷皆金主
之物今既城陷悉我君物矣汝又安得竊我君物爲和意

乎上甚佳之以爲知大体而重之責雍古兒赤阿兒海哈撒兒等之不称也哈荅因見其孫崇山而還時金通州元帥也斤率衆来降惟張復張钁柄衆哥也思瓦郎據守信安不下上駐軍魚兒濼命三合拔都帥蒙古軍萬騎由西夏抵京兆出潼関破嵩汝等郡直趨汴梁至杏營大掠河南回至陜州適河氷合遂渡西北金元帥那荅忽監軍斜烈以北京来降上遣脫〻来闍兒必帥蒙古契丹漢軍南征降真定破大名至東平阻水不克大掠而還金人復取之

乙亥春正月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降以七斤爲元帥二月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寅荅虎等以城降詔史天倪南征取平州木華黎遣使進道等攻廣寧府降之是秋城邑凡八十六有二

丙子錦州帥張致以州廣寧等郡来降俄而復叛自號遼

西王改元大漢上命木華黎以左軍討平之
丁丑上遣大將速不台扯都以鉄裹車輪征滅兒乞部與
先遣征西前鋒脫忽察兒二千騎合至薪河遇其長大相
戰尽滅滅乞還是歲吐麻部主帶都剌涉合兒既附而叛
上命博羅栢那顔都魯伯二將討平之博羅栢那顔卒彼
於
戊寅秋八月以木華黎爲太師封國王將蒙古乱漢軍千
騎弘吉剌部安赤那顔三千騎亦乞　剌部孛徒騎馬二
千騎札剌兒部及帶孫等二千騎同北京諸部烏兼兒元
帥禿花元帥所將漢兵及比剌兒所將契丹兵南伐金國
別遣大將哲攻屈出律可汗至撒里栢地克之先吐麻部
叛土遣使徵兵於乞兒思部不從亦叛遂命大太子往討
之以不花爲前鋒追乞兒思至亦馬而河而還大太子領
兵涉謙水河順下招降之因克烏思憾咎納思帖良兀克

失的迷火因亦兒干諸部已卯上總兵征西域
庚辰上屋也兒的石河駐驆秋進兵所過城邑皆克至斡
脫羅兒城上留二太子三太守攻守尋克之
辛巳春上與四太子進攻卜哈兒薛迷思十等城皆克之
與太太子又攻克養吉千八兒真等城憂駐軍於西域速
望壇西域可汗之稱也避暑之地命忽都那顏爲前秋分遣大太
子二太子率右軍攻玉龍傑赤等城下之以軍集奏聞上
有旨曰軍既集可听三太子節制也於是上進兵過鐵門
關命四太子攻也里泥沙兀兒等城上親克迭兒密城又
破班勒訖城圖守塔里寨東四太子又克馬魯察兼可馬
魯昔剌思誠等復進兵
壬午春又克徒思匿察兀兒等城上以暑氣方隆遣使招
四太子速還因經本剌夷國大掠之渡搠忽蘭河克也里
等城上方攻荅里寒寨朝覲畢并兵克之三太子克玉龍

傑赤城大太子還營所寨破後二太子始歸相覲是夏避暑於塔里寒寨高源時西域主速里壇札闌丁遁去遂命哲別爲前鋒追之再遣速不台扱都爲継又遣脫忽察兒殿其後哲別至滅里可汗城不犯而過速不台扱都亦如之脫忽察兒至與其外軍戦滅里可汗惧棄城走忽都忽那顔聞知率兵進襲滅里可汗與札闌丁荅既戦我不利遂遣使以聞上自塔里寒寨率精衛親擊之追及辛自連河獲滅里可汗屠其衆札闌丁脫身入河涉水而道遂遣八剌那顔将兵急追之不獲因大虜析都人民之半而還癸未春上率兵循辛自連河而止命三太子循河而下至昔思丹城欵攻之遣使来稟命上曰隆暑将及宜別遣将攻之夏上避暑於八魯湾川俟八剌那顔因討近敵悉平之八剌那顔軍至遂行至可温寨三太子時上既定西域諸城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

甲申班師復各避暑且止且行
乙酉春正月上歸国自出師凡七年是夏避暑秋復總兵
征西夏
丙戌春上至西夏一歲間尽克其城上時年六十矣
丁亥上滅其国以還太子祖聖武皇帝昇遐之後太宗皇
帝即大位以前太上皇帝時爲太子即四太子拖雷也
戊辰是歲太上皇監國避暑於輪思罕金主遣使来朝太
宗皇帝與太上皇共議遣搠力蠻復征西域秋太宗皇自
虎八會于先太祖皇帝之行宮
己丑八月二十四日諸王駙馬百官大會于怯緑連河曲
雕阿蘭之地共册太宗皇帝登極太宗遂議征收金國既
貧乏置倉戍初驛站又置河北先府漢民調賦命耶律楚
材主之西域賦調命耶牙魯瓦赤主之是年西域伊思八
剌納城主遣使来降又西域之西忻都及不剌哀國主

躬来朝會

庚寅春遣軍將攻守京兆金主以步騎五萬来拔敗還其城遂拔秋七月上與太上皇親征金國發自闕郡隘過川由官山鉄門關平陽南下渡河攻鳳翔辛卯春二月遂克鳳翔又克洛陽河中數處城邑回還避暑于官山會諸王百官分三道征収金國期于来年正月畢集南京是年秋八月二十四日上至西京執事之人各執名位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粘合重山爲左丞相鎮海爲右丞相始遣撒札荅火兒赤克四十餘城還冬十月初三日上攻河中府十二月初八日克之時有西夏人速哥者来告黄河有白坡可渡上從其言

壬辰春三月初六日大兵畢渡及獲漢舡七百餘艘太上皇遣將貴由乃来報某等已渡漢江上亦遣使於太皇諭曰自汝等興敵連戰日久可来合戰上於正月十三日至

鄭州守城馬提控者以城降太上皇既渡漢水有金大將哈合麾下欽察者逆来告哈荅伏兵於鄧西隘截殺等侯太上皇是夜會兵明燭而進哈荅移剌聞知鄧以避其鋒太上皇正月十五日至鈞州雪作去遣大王曰温不荅国王荅思將兵畢至十六日雪又大作是日與哈荅移剌合戰于三峯山大敗之遂擒移剌十七日上行至戰所視而佳之二十一日克鈞州哈合匿于地穴亦擒之又克昌虢嵩曹陝洛許陳亳潁壽睢永鄧遂等州三月上至南京令忽都忽等攻之上與太上皇北渡河避暑於官山速不台扶都感本台火兒赤貴由扶都察兒等適與金戰金遣兵之子曹王入質我軍遂退留速不台扶都以兵三萬守鎮河南秋七月上遣唐慶使金促降因被殺之八月金恭政完顏思烈恒山公侯武仙將兵二十萬會救南京至鄭州西合戰敗之是月高麗復叛再命撒扎塔荅兒亦征収九

月南京城中倉庫俱竭金主帥兵六萬北渡河欲復東平
新衛二城我軍遂北潰散尚千餘人復渡河南
癸巳春正月二十三日金主出南京入歸德金西面元帥
崔立遂殺留守南京恭政二人開門詣速不台投都降四
月速不合投都至青城崔立又將金主母后太子二人既
諸族人来獻遂入南京六月金主出歸德府入察塔察兒
火兒赤統大軍圍守之是月十日上遣人入蔡催降弗應
四面築城攻之八月別遣按脫等收籍漢民七十三萬有
騎十一月南宋遣太尉孟珙等領兵五萬運粮三十萬至
蔡来助分兵南攻之金大率海沂萊濰等州来降
甲午春正月十日塔察兒火兒赤急攻蔡城危逼金主傳
位於族人承麟遂自縊焚而死我軍人蔡獲承麟殺之金
主遺骸南兵爭取以帰平金之事如此是年夏五月上於
達蘭達葩之地始建行宮大會諸王百官宣布憲章是時

群臣奏言南宋雖称和好曾殺我使侵犯我邊奉揚天命
往征其辜又遣忽都忽主治漢民別遣搠海紺卜征蜀
乙未春築和林城作萬安宮夏遣曲出忽都忽籍到漢民
一百一十一萬有奇遂分賜諸王城邑各有差
丙申大慶和林城宮冬十一月皇子闊端等克西川
丁酉夏四月築掃隣城秋八月命賜漢儒中選者除本貫
議事官
戊戌夏築禿思兒城
己亥春皇子濶端軍至西川
庚子春正月命暗都剌合蛮主漢民財賦
辛丑春高麗王遣姪子禃入質冬十月命牙老瓦赤主管
漢民十一月初七日大獵還至地名月忽哥忽闌歡飲極
夜乃罷次日崩壽至五十六在位一十三年
說郛卷第

北轅録 一卷

淳熙丙申十一月二十九日詔待制敷文閣張子正假試戸部尚書充賀金国生辰使皇叔祖右堅門衛大将軍士褒假明州観察使知東上閤門兼客者四方館軍使副之明年五月七日陛辞出国門初九日離行在二十一日至淮陰二十六日燕館習儀二十八日北行引接傳御使副即館坐受其謁上中節序立其傍虜遣接伴使昭武大将軍尚書戸部郎中李佾廣威将軍尚書兵部員外郎完顔宗卞僎焉立飲引接三杯而退二十九日盱眙置酒餞使分渡淮午至泗州津亭使副望拜如犧接伴戎服陪立各帶銀牌〻様如方響上有蕃書急速走遞四字上有鄉押其状如主事虜法出使皆帶牌有金銀木之別朝服對立於庭　展起居状三接人講叅禮使副升府茶酒三行虜法先湯後茶少頃聯轡入城夾道甲士執兵直抵於館施

供晚食果飣如南方齋筵先設茶筵一般若七夕乞巧其
瓦瓏桂皮鷄錫銀鉄金剛鐲西施舌取其形似蜜和麵油
煎之虜甚珎此茶食謂未行酒先設此品進茶一盞又謂
之茶筵次供謾頭血湯畢羅肚湯羹盪羊餅子鮮鬻虀羹
索麵骨頭盤子自後大同小異酒味甚離食畢即鎖門內
外不通二月一日甫交睫間接伴所晨衙三節謂北家聲
喏各相呼而起時猶未至三鼓旋覓杯水洗漱冠櫛畢然
心已至灌肺油餅棗糕麵粥有供糕糜處或未暇舉筯忽
人一呼官員認馬三節出門馬已預定上一上二貼於背
上以防差拗馬料供於民謂之户馬御者不候據鞍而散
盖防與之話言泄穢事也細車四兩奉面北使副亦以叙
行車之形製既不美觀出館各有紅紗二燭籠爲導氣象
甚不佳亦有羌管從後聲頓悽怨永夜脩途行人爲之感
愴車每兩驴十五頭把車五六人行差遲以巨梃擊驴謂

户走車其賑蕩如逆風上下波濤間駕車三十六兩每兩輓以四牛禮物私覿使介三節行李皆在焉自起程至三許折卓貞定汴京燕山蓋常先一兩程而往人未及輓車牛驢所至州縣更易六十里至臨淮縣、有徐城本徐國有徐君墓季札掛劍處即此是日行循汴河、水極淺洛口既塞理固應然承平漕江淮米六百万石自揚子達京師不過四十日五十年後乃城汚渠可寓一嘆隋堤之柳無復彷彿矣二日至虹縣晚宿灵壁縣汴河自此斷流自過泗地皆荒癘兩岸奇石可愛石產於縣鳳皇山以大爲貴或云花石綱所弃者虞姬墓在西岸雖無碑却有村疃名陰陵灵壁舊爲鎮亦名麟頭虹本紅夏丘二縣地漢書紅陽侯立是也訛而不改遂名曰虹五日至水城縣、本敬丘二縣地漢更敬丘曰大丘陳寔爲之長縣北有芒山與碭山相接六日至穀熟縣十八里至南京入陽熙門市

樓榜曰睢陽夾道甲兵尤盛張巡許遠廟在西門外謂之双王廟其傍則宋玉此地高辛氏子閼伯所居商丘也武王分封微子祀爲宋國後唐號德歸軍本朝王業所基陞爲南京詔即衙城以爲大內以歸德爲名後陞應天府太上皇於此登位虜今改爲歸德府及門數妓来迎北使紫皆騎驢不約束步武便弃其騎也入境男子衣皆小窄婦女衣皆極寬大有位者便服立至用皂紵絲或蕃羅擊肩絛與皂隸畧無分別絛反插垂頭於腰謂之有礼無貴賤皆着尖頭靴所頂之巾謂蹋鴟七日至寧陵縣、本寧城古葛伯國六國時屬魏爲信陵君無忌之封宿拱州襄陵驛虜改曰濉河在十里外即本襄邑縣宋襄公葬於此故曰襄陵八日至雍丘縣、故杞國武王封禹後東樓公縣東有葵丘齊威公所會也行二十里過空桑伊尹所生之地又里許即伊尹墓地名三家次過范即廟其地名孟莊

廟望孟姜女偶坐配享者蒙恬將軍也又六十里至陳留縣、本鄭邑爲陳所并故名實張良之封邑或云陳思王亦生於此九日至東京虜改名南京未到城先過皇城寺宜春花使副易朝服三節更衣帶從者跨馬入新朱門舊曰朝陽虜曰洪仁樓櫓濠塹其設次入羗城次入大城人煙極凋殘至會同館旧貢院也接伴所得私覿尽貨于此行戶陪償都窮晚食酒貯以黃缸味差勝有以拼子餉承應人得之甚喜云謂之朝樂子按東京春秋衛陳鄭三國之境古大梁城也十三日至黃河浮航以渡自南抵北用舡八十五隻各闊一丈六尺其布置相去各丈餘上實等子木復覆以草曳車策馬而過如履平地虜以順天名橋子觀駢頭巨艦繹以寸金規制堅壯虜兵守護甚嚴不日我國家恢廓河朔過師枕席云上當知此橋爲利之博焉十八里至建津、即袁紹渡十四日至湯陰縣湯陰本蕩

陰晉侍中稽紹死鄴之所又有姜里城姜河姜市文王所
囚之地十五日至相州闤闠繁盛觀者如堵二樓曰康樂
曰月白風清又二樓曰翠樓曰秦樓時方賣酒其上牌書
十洲春色酒名也或云韓魏公畫錦堂今爲人一貴人宅
石記猶在好事者叩門打碑不禁也相出茜草故纈名天
下銅雀臺講武城漳河紵之朝歌城背在境內講武城南
有塔聞是舊鄴都高丘都望明七十二塚世爲曹孟德祖
詐惑後人使迷其葬所相實古鄴相魏文侯始封之地十
六日至邯鄲縣、古趙國邯山名鄲盡也邯山至此而盡
城郭從邑故字皆　趙王叢臺在縣之北聞每年三月二
十四日空巷上簡子家家邢如硯世謂硯子家程嬰公杵
臼墓亦在焉路逢一細車蓋以青氈頭段人家也頭段者
爲貴族及將相之家十七日至邢州邢古巨鹿郡故邢侯
国也秦蕪天下於此置信相十八日至內丘縣內丘本漢

之内丘未至内丘西望太行山剛峦北是崖谷秀傑如昔所聞山延袤八十里十九日至栢鄉縣、本春秋晉郭邑之地漢光武即位於縣之南六十里至趙州道經光武廟有二石人首横於路俗傳光武欲横渡河二人致餉慮洩其蹤乃除之又云過二人問途不荅怒而斬之已而皆石也未至城五里渡石橋、從空架起工極堅緻南北長十丈闊四之一實隋人李春所造也元祐間賜名安濟有張果老驢迹二十日至真定府未定至城先過滹沱河、流不甚闊聞當春漲時亦湍急也真定在春秋時屬鮮虞國二十二日至新樂縣古鮮虞國漢中山峯王母馬貽儀隨王就國王爲建宮於西樂里故呼爲西樂城語訛西爲新四十五里至中山府秦始封於此二十四日至安肅軍過白溝河二十五日至涿州黄帝戰雖尤於涿鹿即地此也二十六日至良鄉縣入内通侍郎李慶和賜混合湯藥貼

用紅綾勅書勅某卿遠持慶幣来賀誕辰馳原隰以良労
次郊亭而伊迓宜有鄭宣之餽以章眷遇之優二十七日
過盧溝河即盧龍也燕人呼水爲龍呼黒爲盧亦謂之黒
水河色黒而濁其急如箭至燕山府外燕賓館赴班荆宴
少坐傳御館伴使昭武大将軍太子少詹事蒲察明少中
大夫侍御史鄧儼爲之副南使與之展起居状継與接伴
展辞状天使敬曰天賜宴單仲賜酒九行礼畢趣人城初
入端礼門次入南門次入豊宜門次過龍津樓三亦分三
道通田奪玉石扶闌上上琢爲嬰兒衫極工巧次入宣陽
門由馳道西南入會同館甫就次有天使完顔亨傳宣撫
問二十八日忠勇校尉劉彦忠翊校尉何彦来交礼物
天使烏古論賜酒果宣威将軍充東上閤門副使郭喜設
朝見儀二十九日辦色副使率三鄭入見行司捧國書於
馬上前行初出館横過馳道而行御廊東西曲尺二百五

十間至掖門下馬自專德門由會通承明二門入左嘉會門趨而南至幕次火頃鳴鐘罷衙士山呼百官恭見時方辰正斯須於幕門見曳玉帶者王人先出後知爲東宮親王平章令公也継獨引副使捧回書頃之閤門緑衣吏来引都轄三節之長先入宣明門次仁政門於隔門上西北叙立門之裏即殿庭隙間見副使舞蹈之節俟礼物過副使由右出三節自東入拜於大氈上、有一品至七品累恭皇字牌子蓋其朝著也一氈可容數萬人遍地製成鳳殿九楹前設露臺柱衣文綉兩廊各三十間中有鍾鼓樓棲西外垂金漆簫額餘以錦綉廊之西馬有韜紅綉鞍者数疋乃高麗所進殿門外衛士二三百人分兩傍立尽戴金花帽着錦袍宣明門外直至外廊皆申士青縞甲居左旗執黄龍紅縞甲居右旗執紅龍外廊皆銀裆在掖門入皆金鎗人依一柱以立惟仁政門左門用甲士訖見無

人跛倚者凡門屋者皆数隊執弓矢人数各有差若乃經從之處宮殿門名茲不具載北宮營繕之制初雖取則東都而竭民膏血終殫土木之費瓦悉覆以琉璃日色輝映楼観翬飛畫莫克摹寫佐佑之初役民兵一百二十萬数年方断手死者不計其数三節既出副使亦作依粧以立扶策至幕次未畢餘礼小底入報小底二百人傳旨免礼数止於殿門外受衣帶三節継之是日麗夏使人同見少留俟其初竟閤門未分付復舊路出　嘉會門駐立久之以麗人在門外受賜未畢也歸館久之宣威將軍客省廉某東上閤門盧璣到館押伴置酒殿上近則止就賜副使免上表謝三節各受衣帶五事尚書公獨以病辞館伴所服以礼例應給副使衣帶各七事有靴而無笏虜無象簡所用皆木贗故也三十日就館宴天使李顯全使賜宴并酒果燕山酒固佳是日所餉尤爲醇厚名金澗盖用金

澗水也以釀之三月一日雨克入賀不尒必致沾脹失容有習未施者言雖雨立移時不卹也二日天使完顏奕賜分食者分御膳以賜之也九日入辞使副受書而帰十日離古燕古冀州地武封堯徂於薊即薊縣也隋立涿郡唐爲幽州天寶間曰范陽郡陞爲盧龍軍遼曰燕京名析津府皇朝改曰燕山府虜曰大興府二十三日至東都未至城三二里車夫指一土阜云是名愁臺乃晋火帝北狩之路二十四押宴鎮國上將軍鎮南軍節度無懷州晉内觀察使高蘇賜宴并酒果天使趙泳食畢啓行四月十六日到家是行往返凡九十六日

立國

韃靼姓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汃沱別種破於歷代無聞焉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所謂白韃靼者皃類稍細爲人恭謹而孝遇父母之喪則聲其面而哭嘗與之聯轡每見皃不醜惡而腮面有力痕者問曰白韃靼否曰允然掠中國子女教成吉思之公主必姬權嘗國事近者入聘於我宋副使遠不罕者乃白韃靼也每聯轡間遠不罕未嘗不以好語相陪奉慰勞且曰辛苦無嘗待千萬勿怪所謂生韃靼者甚貧且拙亦無能爲但知秉馬隨衆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靼者也大抵韃人身不甚長大最長者不過五尺二三亦無肥厚者其面横闊而上下促顴骨眼無上紋髭鬚絶少形狀頗醜惟今韃主或沒真者其身魁偉而廣顙長髯人物雄壯所以異也成

吉思乃舊牌子頭結姜之牌子頭者乃彼国千人之長也今爲創國之主譯曰成吉思皇帝東討征西其国強大

韃主始起

今成吉思皇帝者甲戌生彼國初無庚甲今考據其言而書之易彼遠歲也其俗每以草青爲一歲人有問其歲則可幾草矣亦嘗問彼生月日笑而答曰初不知之亦不能記其春與秋也每見月圓以爲一月每見草青遲、方知是年有閏月也成吉思火被金人虜爲奴婢者十餘年方逃歸所以盡知金國事宜其人英勇果決有度量能容衆敬天地重信義所傳咸浸者真乃小名尔初無姓氏亦無名諱近年以来有女真叛亡之臣爲用所以譯曰成吉思皇帝或曰成吉思者乃譯語天賜兩字也

國號年號

韃國所隣前乃糺族左右乃泳沱等諸部旧有蒙古斯国

在金人僞天會間亦常擾金虜爲患金虜嘗與之戰後乃多與金帛和之按李諒征蒙記曰蒙人嘗改元天兵自稱太祖元明皇帝今韃人甚朴野畧無制度珙嘗討究於彼聞蒙已殘滅久矣蓋北方之國或方千里或方百里興衰起滅之不長今韃之始起並無文書凡發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記之爲使者雖一字不敢增損彼國俗也其俗既朴則有回鶻爲隣每於西河博易販賣於其國迄今文書中字用於他國者皆回鶻字如中國笛語字也今二年以来因今國叛亡降叙之臣無地容身願爲彼國用始教之以文書於金國往來却用漢字去年春珙每見其所行文字猶曰大朝又稱年朝曰兔兒年龍兒年自去年方改曰庚辰年今曰辛巳年是也又慕蒙爲椎國故以國號曰大蒙古國亦安真亡臣教之也珙親見其權皇帝摩睺國王每自称曰我韃靼人凡彼大臣元帥皆自称曰我韃

靼彼人亦不知其爲蒙是何等名字何爲國號何爲年號今所行文書皆亡臣識字強解事以教之耳南迁録載韃有詔與金國称龍虎九年非也以愚觀之更遲年歲則金虜叛亡之臣必教之撰其誕曰以爲節又必教之改年立號也矣

太子諸王

成吉思皇帝兄弟凡四人成思吉居長大皇弟久已陣亡二皇弟名便古得那見在國中三皇弟葛真忒没所統多係自己人馬善戰有功成吉思有子甚多長子比因破金國攻打西京雲中而陣亡今第二子爲太子名約直三太子名阿戴四太子名天娄五太子名龍孫皆正宮所生其下又有十数人乃庶生也女七人長公書阿真鱉拽今嫁約突駙馬二公主曰阿里黑百目俗曰必姬夫人魯嫁金國亡臣白四部死寡居今頻白韃靼國事日逐看經婦士

数千人事之凡征伐斬殺皆自出三公主曰阿五嫁尚書令國舅之子餘未知孫男甚衆

諸將功臣

元勳乃徙太師國王沒黑助者小名也中國人呼摩羅睺徙詔誥則曰謀合理南化之音輕重所訛也見封天下兵馬相大元帥相行省太師國王乃黑韃靼人十年以来東征西討威鎮夷夏征伐大事皆決於決已故曰權皇帝衣服制度全用天子禮有兄曰計里哥那自有千騎不任事第二人長曰抹哥見在成吉思處爲護衛次曰帶孫歸每隨侍馬國王每戒所部將已兄弟只以小名称之不許呼他國語其次曰兎花兒封太傅國公聲名亞於摩羅睺又有斡博者官亦高見隨成吉思掌重兵又其次曰按赤那耶見封尚書令乃成吉思正后之　部下亦有騎軍十餘萬所統之人頗循法韃人自言隨國王者皆悉隨尚書令

者皆善也其次劉伯林者乃燕地雲内州人先爲金人統兵頭目奔降韃主有子甚勇而韃主忌沒其長子戰死遂將長子之妃嫁伯林之子同韃人破燕京等處甚有功伯林昨已封王近退閑於家其子見爲西京庸留守又其次曰大葛相公乃紀家人見爲留守燕京次曰劄八者乃回鶻人已老亦在燕京同任事燕京等處有紙蟬兒元帥史元帥劉元帥等衆甚各有軍馬皆听摩羅睺國王命令

任相

首相脫合太師者乃禿花太傅之兄元女貞人極姣儈兄弟皆帰韃主爲將相其次韃人宰相乃將卒奪合也又有女貞人七金宰相餘者未知名率皆女貞亡臣向所傳有白倫李藻者爲相今止見一處有所題曰白倫提兵至此今亦未知存亡燕京見有移剌晉卿者者契丹人登第見爲内翰掌文書又有楊彪者爲吏部尚書楊藻者爲彼北

京留守珙所見國王之前有左右司二郎中使人到則二人通譯其言語乃金人人旧太守女貞人也

軍政

韃人生長於鞍馬間人自習戰自春徂冬旦旦逐獵乃其生涯故無步卒悉是騎軍起兵数十萬畧無文書自元帥至千戶百戶牌子頭傳令而行凡攻大城先擊小郡掠其人民以供驅使乃下令曰每一騎兵必欵掠十人已足備則每名需草或柴薪或土石若干晝夜迫逐填塞其壕墊立平或供鵝洞砲座等用不惜数万人以此攻城壁無破者其城一破不問老幼妍醜貧富遠順皆誅之略不少恕凡諸臨敵不用命者雖貴必誅凡破城守有所得則以分数均之自上及下雖多寡每留一分爲成吉思皇帝献餘物則敷俵有差宰相等在於沙漠不臨戎者亦有其数焉有征伐謀議先定於三四月間行於諸國及於重五宴

會共議令拜所向各帰其國避暑牧養至八月一日咸集於燕都而復啓行

馬政

韃國地豊水草宜羊馬其馬初生一二年即於草地若騎而教之却養三年而後乃秉騎故其初是以不蹄齧也千百爲群雖無嘶鳴馬不用控繫亦不走逸性甚良善日間未嘗芻秣惟至夜分始牧放之隨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曉搭鞍秉騎並未始與豆粟之類凡出師人有数馬日輪一秉騎之故馬不困弊

糧食

韃人地饒水草宜羊馬其爲生涯止是飲馬乳以塞飢渇凡一牝馬之乳可飽三人出入止飲馬乳或宰羊爲粮故彼國中有一馬者必有六七羊謂如百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如出征於中國也食羊尽則射兎鹿野　爲食故

屯数十萬之師不舉烟火近年以来掠中國之人爲奴婢必米食而後飽故乃掠米麥而於劉寨處亦煑粥而食彼國亦有三處出黒黍米彼亦煑爲粥食

征伐

韃人在本國時金虜大定間燕京及契丹地有謡言云韃靼来靼韃去趕得官家無處葛薗椎宛展聞之驚曰必是韃人爲我國患乃下令極於窮荒出兵勦之每三歲遣兵向北勦殺謂之減丁迄今中原人盡能記之曰二十年前山東河北誰家不買韃人爲小奴婢皆諸軍掠来者今韃人大臣當時多有虜掠住於金國者且其國每歲朝貢則於塞外受其礼幣而遣之亦不令至燕京韃人逃遁沙漠怨入骨髓至金章帝立明昌年不令至燕京殺戮以是韃人稍還本國添丁長育章宗璟又以爲患乃築新長城在静州之北以唐古糺人戍之首因唐古糺叛連郎剌都

禮糺木典糺眸音羊糺後典糺等俱叛金人發兵平之糺人
散走投於韃人且回鶻有田姓者餙於則商叛金人敗鉅
方萬来於山東河北具言民物繫庶與糺同説韃人治兵
入冦咸没其忿其欺淩以此犯邊、州悉敗長驅犯燕虜
爲韃人曰我國如海汝国如一掬沙豈能動搖韃人至今
老幼皆能記此語虜令君臣因此陷西京始驚恐乃竭國
精銳以忽殺虎元帥統馬步五十萬迎繫之虜大敗又再
刷山東河北等處及護駕隨等衛人馬三十萬令高琪爲
大帥再敗是以迫於燕京城下是戦也鏖金虜百年兵力
消折潰散殆盡其國遂衰後凡圖河北山東燕地諸州等
處虜皆不敢嬰其鋒

官制

韃人襲金虜之俗亦置領省尚書令左右平章等官亦置
太師元帥等所佩金牌第一等貴臣帶兩虎相向日虎閇

金牌用漢字曰天賜成吉思皇帝聖旨當便宜行事其次素金牌曰天賜成吉思聖旨又其次乃銀牌又與前同如成吉思亦行詔勅等書皆金虜叛臣教之遣發臨民者曰宣差逐州守臣皆曰節使金在於左右帶弓矢執事驍勇者曰護尉

風俗

韃人賤老而喜壯其俗無私鬥爭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此乃久住燕地襲金人遺制飲宴爲樂也摩羅睺國王每征伐未歸諸夫人連日各爲主禮且酒饌飲宴在下者亦然其俗多不洗手而每拏攫魚肉手有脂膩則拭之於衣袍上其衣至損不解浣濯婦人以黃粉往往塗額亦漢舊裝傳襲迄今不改也王至成吉思下及國人皆剃婆焦如中國小兒留三塔頭在顱門者稍長則剪之在兩下者總小角垂於肩上

成吉思之儀衛建大純白旗以爲識認外此並無他旌幢惟傘亦用紅黃爲之所在乃金裹龍頭胡床国王者間有用銀處以爲別其鞍馬腰帶上亦黃金盤龍爲飾国王亦然金国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毛自出師則張之其下必元帥方有一旗國王止有一鼓臨傳則用之鞍轎以木爲之極輕巧弓必一石以上箭用沙柳爲笴嘉我反箭幹也手刀甚輕簿而穹

奉使

彼奉使曰宣差皇帝或国王處来者所過州縣及晉兵頭目處悉尊敬不問官之高卑皆分庭抗禮穿戟門坐於州郡設听之上太守親跪以郊勞宿於皇堂廳事之内鼓吹旗幟妓樂郊外迎送之凡見馬則換易并一行人悉從換馬謂之秉鋪馬亦古秉傳之意近使臣則彼國王處来凡

相見禮文甚簡言詞甚且曰你大宋好皇帝好宰相大抵其性淳朴有太古風可恨金虜叛亡之臣今乃鑿混沌破彼天真教以奸計爲可惡也

祭祀

凡占吉凶進退殺伐每用羊骨扇以鉄椎大椎之透其兆拆以決大事類龜卜也凡飲食先酹之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聞雷聲則恐惧不敢行師曰天吽也

婦女

其俗出師不以貴賤多帶妻孥而行自云用以管行李衣服錢物之類其婦女專管張立氈帳收卸鞍馬輜重車馱等物事極能走馬所衣、如中國道服之類凡猪酋之妻則有顧姑冠用鉄絲結成形如竹夫人長三尺許用紅青錦綉或金珠飾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紅青絨飾之又有大袖衣如中國鶴氅寬長曳地行則兩女奴拽之男女雜

坐更相勸酧不禁比人使於彼國王者相見了即命之以酒同彼妻頼蛮公主及諸侍姬称夫人者八人皆共坐凡諸飲宴無不同席所謂諸姬皆燦白美色四人乃金虜貴嬪之類上四夫人乃韃人内夫人者甚姝麗最有寵皆胡服胡帽而已

宴聚舞樂

國王出師亦以女樂隨行率十七八人美女極慧黠者多以十四絃等彈大官樂等曲拍手爲節甚倭其舞甚異韃人之俗主人執盤盞以勸客、飲若少留消滴則主人者更不接盞見人飲盡乃嘉如彼擊鞠止是二十来是騎不皆多用馬者尔惡其閙鬧也繫罷分遣来請我使人至彼乃曰今日打毬如何不来答曰不聞鈞旨相請故不敢来國王乃曰你来我國中便是一家人凡有宴聚打毬或打圍出獵你便来與我同戲如何又要人来請喚因大笑而

罰六杯終日必大醉而罷且每飲酒其俗鄰坐吏相嘗換
若以一手執杯是令我嘗一口彼方敢飲若以兩手執杯
彼乃與我換盃我當尽飲彼才敢飲若以兩手酒却酌酒
以酌以此易醉凡見外客醉中喧鬨失礼或吐或卧則大
喜曰客醉則与我一心無異也我使人相見之日国王戒
伴使曰凡好城子多住幾日有好酒與吃好茶飯與吃好
笛兒鼓兒吹着打着所說好城子乃好州縣也

姓氏

女直部族種類不同有夾谷赤盞温熟馳滿納合徒丹烏古論烏林荅紇石烈等数十姓各以其先世所居地名爲列惟完顏一姓則有異焉蓋其遠祖因避罪高麗而至女直後立神功聖德碑於燕城之西叅知政事韓昉作文翰林承旨宇文虛中書翰林侍制吳激篆額其碑自序出於高麗云

風俗

女直風俗初甚淳質其祖宗者不知人主之爲貴鄰人釀酒欵熟則烹鮮擊肥邀而至於其家無貴賤老幼圍坐而飲酒酣則賓主迭爲歌舞以相誇尚今則稍知礼不復知此耳

扶責

虜中上自宰執公卿下止判司簿尉有罪犯者亦不能免杖責如在朝之臣有忤其主意者則去衣卧地令侍衛之人以杖箠之數足則止名曰御斬州縣官有罪則差天使至本家量輕重而杖之名曰監斬有因而致死者上下內外官雖曾被刑責相視不以爲辱又安知古者刑不加大夫也

拜天

虜人州軍及軍前每遇端午中元重陽三節擇寬敞之地多設酒醴牢饌餅餌果實祭於其所名曰拜天祭罷則無貴賤老幼能騎射者咸得射柳中則以金帛賞之不中者則褫衣以辱之射柳既罷則張飲以爲極樂也

黃鼠

沙漠之野地多黃鼠畜豆穀於其地以爲食用村民欲得之則以水灌其穴遂出而有獲見其城邑有賣者去皮剖

腹極甚肥大虜人相說以爲珍味則知蘇屬國奉使時胡婦掘野鼠而食之者正謂此也

婚聘

虜人風俗取婦於家而其夫身死不令歸宗則兄弟姪皆得以聘之有妻其繼母者與豕犬何異漢兒則不然知其非礼法也

過酅

金國上至朝廷下至州郡皆有過酅之礼如宰臣百官誕日及民間娶婦生子若迎接天使趋奉州官之類則以酒果爲最及有幣帛金銀鞍馬珎玩等諸物以相贈遺主人乃捧其酒於賓以相贊祝祈懇名曰過酅如此以結恩釋怨不如是者爲不知礼

放偷

虜中每至正月十六日夜謂之放偷俗以爲常官亦不能

禁其日夜人家若不畏謹則衣裳器用鞍馬車乘之屬爲人竊去隔三兩日間主人知其所在則以酒食錢物贖之方得原物至有室女隨其家人去遊或家在僻靜處爲男子劫持去候月余日方告其父母以財礼聘之財放偷之弊是何礼法

按秉

胡兒自古以来按髮左衽習以爲俗安知有衣冠之化爲可貴邪頃年初創臺有女真契丹之人爲公相尚書侍郎者從漢法例當按秉皆病頭悶身痒及以苦譯而語人曰都被你漢人立法拘束殺我輩也受苦受辱此誠可咲

啞揖

漢兒士大夫見上位者年及久濶交友則進退周旋三出頭五折腰相揖而不作声名曰啞揖不如是者爲山野之人不知礼法衆可嗤咲契丹人之义手於胷前亦不作声

是謂相揖

喪葬

北人喪葬之礼蓋各不同漢兒則以棺斂遺躰然後瘞葬之喪之凶礼一如中原女真則以木槽盛之葬於山林無有封樹惟契丹一種特又異焉其富貴之家有亡者以刀破腹取其腸胃滌之實以香藥鹽礬五綵縫之又以尖篦筒刺於皮膚瀝其膏血且盡用金銀爲面具網絲絡其手足耶律德光之死蓋用此法時人目爲帝靶信有之也

血泣

辈見女真貴人初亡之時其親戚部曲奴婢設牲牢酒饌以爲祭奠名曰燒飯乃跪膝而哭乃以小刀輕厲額上血淚淋漓不止更相拜慰須臾則男女雜坐飲酒舞戛極其歡咲此何礼也

釋奠

距燕山東北一千里曰中京大定府本契丹舊地府中亦有先聖廟春秋二仲月行釋奠之礼契丹国哥相公者因此日就廟中張宴有胡婦数人麗服靚粧登於殿上徊徘瞻顧中有一人曰此鬍者是何神道荅者曰便是罵我夷狄之有君者衆皆發哂而去

寺塔

燕山京城東壁有大寺一區名憫忠廊下有石刻云唐太宗征遼東高麗田念忠臣孝子歿於王事所以建此寺而薦福也東西有磚塔高可十丈云是安禄山史思明所建

溪蛮蕤笑二卷　　宋朱輔字季公相鄉人

五溪之蛮皆槃瓠種也聚落區分亦隨所異沅其故壤環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猶曰猺曰獵曰犵狑曰犵狫風聲氣習大略相似不巾不履言語服食率異乎人予由中州官于此其始見也皆訝之既乃笑之久則恬不知恠通守朱公灊山先生之季子風流愽雅采溪蛮事識其所産所習之異目曰溪蛮蕤咲慶元乙卯輔序

木叚以爲符契長短小大不等冗其旁多至十数各志其事專事持以出官名木契出入坐卧必以刀自随小者尤銛利名犵黨

酒以火成不醡不篘兩缶兩束以藤吸取名釣藤酒

羽族侶雉者金頸衮背班尾揚翹盖志意揭驕籠之不能馴名金鷄

犵狫冬無綿揉茅花絮之布中一被数幅聯貫成筒山猺皆卧柝夜然以火狫視猺則爲富矣名茅花被

辰錦砂最良麻陽即古錦州舊隸辰郡自出等折二至折十皆顆塊佳者爲箭鏃結不實者爲肺砂碎則有隸趕末則有藥砂砂分土井崖井萬山之崖爲最狫徒以火攻取名辰砂

裙幅兩頭縱斷自足而入爛班厚重下一段純以紅范史所謂獨力衣恐是也蓋裸袒以裙代袴雖盛暑不去去則犯鬼名犵狫裙

硯石出瑯溪今大溪深溪竹寨溪木林岡五峴坡皆可亂真子石勝揭石熟猺亦能礪砥瑯之溪最善淘於金井中取之近亦難得矣有紫緑二色圓黄線者名金繫帶

水銀出於朱砂因火而就或謂砂腹生水銀非也名粉紅水銀石之不碎而砂附着其上者名砂牀

鐵之精英在水數十年者名水秀鉄
蚕事火亲名柘蛮簿小不可繰水可緯爲袖或以五色間
染布亦可爲名順水班
潘安仁笙賦曲沃懸匏汶陽孤篠皆笙之材蛮笙所吹葫
蘆亦匏瓠餘意但列管六與說文十二黄不同耳名葫蘆
笙
花之紫者全類鷺子生於藤一枝数葩名燕子花
蛮女以織帶束髮狀如經帶名不斕帶即此意不斕班也
俚俗反切語謂團爲突夾孔爲窟籠防枝皆杉出也木身
爲枋枝稍爲枝又分等則曰出等曰甲頭曰長行曰刀斧
皆枋也曰水路曰笏劑曰中杠皆枝也有膩子香以文爲
最佳名野鷄班
漢傳載蘭干蘭干獠言紵令織細白磨以旬月而成名娘
子布

溪洞愛銅鼓甚於金玉模乳鼓文以蠟刊板入澱缸漬布
名黔蠟慢
麻陽山有肉翅而赤者形如蝙蝠大如野狸婦人就辱多
籍其皮此即鼯也名飛生
汰中揀金又出於石碎石而耘者視汰色爲勝金有描路
夫匠識之名二絲金
葉侶蔓菁味若多刺即諸葛菜也名馬王菜
麻陽苞茅山茅生三脊孟康曰零茅楊雄曰璚茅皆三脊
也名三脊茅
紫艸尒雅謂之藐廣雅謂之茈莫本艸云生楚地三月采
根陰乾猺人以社前者爲佳名鴉御艸
降真本出南海今溪洞山僻處似是而非勁瘦不甚赤名
鷄骨香
西溪接靖州境出鉛鉛之中有銀銀體差黑以未經銷堕

名出山銀

古有麽虫雖曰焦螟集於蚊睫蛮地夏虫之小拭目難覩墨點著身爬搔不可耐名鷄末子

沙鼈似馬蹄者佳九肋出沅江名九肋鼈

蛮地多古銅有銅柱馬希範所立麻陽有銅盖安江水中掘地得大鐘長筩三十六乳約重百餘斤今入天慶觀併有銅像二相傳唐明皇像餘散它處鼓尤多其文環以甲士而中空無底名銅鼓

牛羊腸臟水中略擺洗臭不可近羹以饗客客食之既可大喜嶺表録異曰交趾重不乃羹先鼻引其汁不乃者反切擺也名不乃羹

丫桑味苦葉小分三叉蚕所不食犵狫取皮績布繫之於腰凳以代機經緯回環通不過丈餘名圈布

犵狫之蛮又有恠者两目直生悪青衣人過之則有禍去

麻陽縣二十餘里不常見名豎眼犵狫
木多楠有極大圍者刳爲舟名獨木舡
香州見於離騷經有穗數花與蕙苣小不同開亦先後皆
蘭出也名芷
蛮類既不巾髮皆拳如帚苗尤異然日金色名黃猫頭
蠻有真僞亦可雜以粟出山不經他手者名光面蠻土俗
歲節數日野外男女分兩朋以五色絲囊豆粟往來拋接
名飛紀
鼓之節不一有暗箭鼓有集人鼓有犒設鼓客至留飲亦
以此遠近隊小聽以爲準酒酣火有叅商則鼓声隨変中
席無它者名客鼓
生漆牛皮以護脰名固項
犵狫之富多以白金象牙或酒藤或牛角皆常所識者
負物不以肩皆之筠籃汲水則用木箱如半柷之狀須以

布帶或木皮繫之額背籠

死者諸子照水內一人背屍以箭射地箭之所到則定穴穴中先用隘木以籍貧則已矣家之温飽者不問歲月釀酒屠牛呼喚團洞發骨而出易以小函或架崖屋或掛大木風霜剥落皆置不問名塟堂

蛮鄉最重重午不以生熟界出觀競渡三日而帰既望漫出謂之大十五舡分五色皂舡之神尤悪来去必有風雨一月前乖舡下水飲食男女不敢共取吊屈原正楚俗也亦名爬船

九衆山環鎖盤紆弗欝絶頂貫犬木数十百穴一門來去此古人臨谷爲塞因山爲障之意名隘

数十年前猺狫侵占蝦蟆竹寨省地土人申請招致靖州犵狫防托借田買屋以居名十莊院

牛椰木多醬猫猺歲饑闕食則先以火窖地掘根置窖中

壓以石又用火漚去声熟漚漬盦也搗作餅餌名漚榔
胎髮不剃除長大而無櫛篦不巾褁蓬珩髳鬣自古已然
莫可化也名椎結
競渡頽以四月八日下舡俗尚聚飲江岸舟子名招他客
盛列飲饌以相誇大或独酌亦前方丈群蛮環觀如雲一
年盛事名富貴坊一甲與乙有隙两相鬬敵背排護身遠
以標鎗鎗尽挺刃而前烋冬之交聚飲以樂名喫鄉
山猺無魚乃上下断其水揉蓼葉困魚魚以辣出名捞魚
狑狫之受犒者如熟户之猺既納誓欵聽以命令縱其出
入省地州縣差人管轄或許自推服名曹首
山猺穴居野處虫屋之以岀風雨不過剪茅义木深休崖
谷舍鉎鍋之外無有也名打寮
去州縣堡寨遠而不属王化者名生界
祭祀又先以生物呈献神許則殺以血爲酒名呈酒

婚娶媒聘以銅與塩銅即塩也山猺至端午約於坡上相
携而帰名托親
拕親之後年歲生子引妻携酒帰見婦家名出面
猺徒睡不以床冬不覆被用三又木枝濶板旁然榾拙火
炙皆終夜不絶火透則易板盖板之易得也以展轉之意
名骨浪
狑徒之随茫者如軍中行伍名隊小
醉後以長柄木杴跳躍杴乖属跦音異節名舞杴
巢穴外虫恃險而其中極寛廣且以一處言之狑之居有
鳥落平踰禽鳥之飛力不能尽圍数十里皆膏腴之田凡
地之坦夷者名平牛客多行桃源路洞中占軍事之勝負
因疾病之祈禳皆以牛困名倒牛
藝能之精者以力擲於半空手承接名跳鷄模
甲於一處借人爲軍讐殺以牛酒往謝名沈面

侶鳩之狀有多聚飲盛列以誇客又非飲器名銀鶻鳩
徒犵妻女年十五六敲去右邊上一齒以竹圓五寸長三
寸裹錫穿之兩耳名筒環
彼此相結歃血吁誓如蘭地犵狫結連九衙生界之類緩
急爲援名門款
富洞以九月爲年及三年一犒名大設
犵狫自別洞犇来此地居止名入地
戰鬨出入群聚發喊以張声勢名鸕鷀弓
犵徒以鬼禁所居不著地魚酋長之富屋宇之多亦去地
数尺以臣木排比如省民羊棚杉葉覆屋名羊棲
犵徒比猺徒則妄自尊大歲時且望或客至皆打衙主盟
其事者爲隊公又其次名左右押衙
山猺潜出省地茅蓆中射弩奪物機不虛發名坐草能省
民之言者名客語

互市踰約價償未足則刼去省民或甲以已代名準把
習俗死亡群聚歌舞ヒ輒聚手踢地爲節喪家椎牛多釀
以待名踏歌
夷性好殺一語不合便刺以刃百十年必報乃已名讐殺
溪洞文移他人不能時選擇往来之熟者名專事
或爲傭而忘或以姻而死約牛牲若干償還名骨價
初夏徙居数日以舍祖居否則有禍名走鬼
犵狫飲酒不以口而以鼻回取其便名曰鼻飲

說郛卷第

遼志二十七句　　葉隆礼

本末

契丹之始也中國簡冊所不載遠夷草昧復无書可考其言代不可得而詳也本其風物地有二水曰北七里沒里復名陶猥思沒里者是其一也其原出自中京西　孟東北流流華言所謂土河是也曰袅羅簡沒里復言女古沒里者又其一也源出饒州南平地松林直東流華言所謂横河是也至木葉山合流爲一古昔相傳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復有一婦人乘小車駕灰色之牛浮横河而下遇於木葉之山顧合流之水与爲夫婦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号八部落一曰但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内會鷄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立遺像於木葉山後人祭之灵

刑白馬殺灰牛用其始来之物也後有一主号曰迺阿此主特一髑髏在穹廬中覆之以氈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馬灰牛以祭始変人情形出視事已即日入穹庐復爲髑髏曰國人竊覘之失其所在復有一主号曰喝呵戴野猪頭披猪皮居穹庐中有事則出退復隠入穹庐如故後日其妻竊其猪皮遂失其夫莫知所以次復一主号曰畫里昏呵惟養牛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復有二十口如之是三主者皆有治國之能名餘死足称焉異矣哉氈中枯骨化形始自戴猪眼豕罔測所終當其隠入穹庐之時不知其孰爲之主也孰爲之副貳也荒唐怪誕訛以傳訛遂爲口實其詳亦不得而詰也自時厥後牛馬死損詞訟庵淹復遭風雨雪霜之苦中遂衰微八部大人後稍整兵三年一會於各部内選雄勇有謀畧立之爲主旧主退位例以爲常至阿保機爲弟所立後併七部而

滅之契丹始大原其立國㠯自阿保機至耶律德光而寢張逮五季之衰天未厭乱石郎胎釁産禍諸華毒痛四海飛揚跋扈貪殘僭凝中國帝王名数尽盜有之冠屨倒植薰蕕共器干戈之慘極矣迨宋真宗屈已和戎不復以一矢相加涵容覆護百有余年聖㠯道三主以来天誘其衷華心募義貪楚歲幹顧惜盟好銷鋒寢拆号称无事南北民不知兵各保首領以没茲非以德懷遠之明效欤嘆夫宋列聖之仁愛其德可謂至哉若遼之威服諸夷奄有全燕何其強也天祚昏逆後經文真生心深入一呼土崩瓦裂何其弱也且兵者不祥之器也天道好還盛極而微理固然也故其㠯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夫悲今撫旧聞衰其本末雖未能考其異而訂其同要之大畧甚不相遠後之㠯主忠臣志士沂今洄古可以鑒矣

契丹部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機変家爲國之後始以王族号爲横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着姓世里者上京東二百里地名也後賜后族姓曰蕭氏番法王族惟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令皆不得与諸部族之人通婚或諸部族私相婚嫁不拘此限故此番惟耶律蕭氏二姓也

國土風俗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唐所謂黒水靺鞨者今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統制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壯但其以屍置於山樹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曰酌酒而祝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其死禮頑嚚加於諸夷最甚其風俗与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并服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教之以隸書半

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号僭
称皇帝漢時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爲王
雄所殺弟遂微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至元魏自号曰契
丹在唐開元天宝間使朝献者无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
度爲押奚契丹使至末契丹始盛

吞併部落

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之長
号大人而常推一人爲主建旗鼓以統八部每三年則以
此相代或其部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
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爭及阿保機乃
曰中國之主无代立者由是阿保撓益以威制諸部而不
肯代其主九年諸部共責誚之阿保撓不得已傳其旗鼓
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欵別自立一部
以治漢城可以諸部許之漢之城在炭山東南奚河上有

塩鉄之利乃後魏滑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卒漢人耕種爲治漢郭邑屋廬中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乎可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塩池之利諸部多食然諸部之食塩之利而不知塩有主人可知當来場謝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羊酒會塩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尽殺諸部大人復併爲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兵馬制度

晉末契丹主投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万人騎皆精甲也爲其爪牙國母述律氏投下兵謂之屬帳有乎二万是先戎主阿保機爬牙將半已老矣每南来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述律常留数百兵爲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太子儒王永康南王北王越麻荅曰押等大者千餘騎次者数百騎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霫勝兵亦千餘人二少馬

多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漢兵步騎万餘髡髮左衽竊爲契丹之餘復有近界韃靼千厥里室韋女真党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汝它泊鹵州晉內鴈門以北千餘軍州部落漢兵合三万餘乘此是石晉割賂契丹之地番漢諸族其數可見矣契丹南侵其地乘不一十万國主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一緊横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万騎支散遊奕百十里外交相覘邏謂之攔子馬戎主吹角爲号乘則頓合還遠穹廬以近及遠拆木稍屈之爲弓駐頓不設搶營漸土柵之備每軍行听鼓三伐不問昏晝一牽便行未逢不敵不乘戰馬候近敵兵即兢乘之所以羈戰馬蹄有餘力其用軍之術或列而不戰候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粮道冒夜牽火上風曳烟饋餉自潰退敗无耻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

賤他姓貴耶律蕭氏二姓其官有契丹樞密院行宮都總
管司謂之北面以其在牙帳之北以主蕃事又有漢人樞
密院中書省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
以主漢事其楊隱宗正事也夷離畢參知政事也林牙翰
林學士也夷離巾刺史也內外官多倣中國者其下佐吏
則有　本古思奴古多奴古徒奴古分領兵馬則有統
軍侍衛控鶴司南北王奚王府五帳分提失哥東西都省
大帥兵又有國舅鈐轄遙輦裳衮諸司南北史室二十部
族節度頻必里九克漢人敕海女真五節度五治大師一
百六百九百家奚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籍爲兵
將牽兵又殺灰牛白馬祠天地及木葉山神鑄金魚符調
發兵馬從其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有遠探欄子
馬以夜吁人馬之声每有王立聚所得人户馬牛金帛及

其下所敝生口或犯罪没人者別爲行宮領之建州縣置官屬既死則設大窆庐鑄金爲像望朔節辰忌日輒致祭槀臺高丈餘以盆焚食謂之燒飯

宮室制度

十宮各有民戶出兵馬阿保機曰共義宮德光曰永興宮兀欲曰積慶宮述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毓宮突欲曰長寧宮燕：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睦宮隆運曰文忠宮王府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在木葉山者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凡受冊積柴升其上大會蕃夷其下及燔柴告天而漢人不得預者有諢子部百人夜五十人番直四鼓將尽歌於帳前号曰聒帳每謁木葉山即射柳枝諢子唱番歌前導彈胡琴和之已事而罷

衣服制度

國母與番官胡服國主與漢官即漢服番官戴氊冠上以金花爲飾或以珠玉翠色盖漢魏時遼人步搖冠之遺象也額後重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服紫窄袍加繫鞊韘音帖帶以黃紅色縧裹革馬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綴飾又有紗冠制如烏紗帽无簷下撒双耳額前錣金花上結紫帶末綴珠或紫皂幅紫窄袍束帶丈夫或綠中單綠花窄袍中单多紅綠花色貴者被貂裘以紫黑色爲貴者青色爲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弓以皮爲弦箭削樺爲簳韉勒輕快便於馳步以貂鼠或鵝項鴨頭爲押腰宋真宗景德中太常博士王曙户部員外郎李維往賀國主生辰还言國主見漢使強服衣冠事已即幅巾雜番騎出射獵矣

漁獵時候

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出撻魯河鑿氷

釣魚氷泮即縱鷹鶻以捕鵝鴨夏居灰山或上陘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山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倣鹿鳴既集而射之宋真宗時晁迥往賀生辰还言始至長泊多野鵝鴨國主射獵令帳騎擊扁鼓遶泊驚鵝鴨飛起乃縱海東青擊之或親射焉國主等皆佩金玉錐号殺鵝鴨每初獲即拔毛插之以鼓爲坐遂縱欲最以此爲樂又好以銅及石爲槌以擊兎每秋則衣褐裘呼鹿射之夏月以布易氈帳籍草圍綦双陸或深澗張鷹

試士科制

太祖龍興朔漠之區倥傯干戈未有科目數世後承平日久始有開闢制限以三歲有鄉府省三試之設鄉中曰鄉薦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時有秀才未願起者州縣交根刷遣之程文分兩科曰詩賦曰經義魁各分爲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第者姓名給之号善帖明曰

牽按而出樂作及門擊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殿試臨期取旨將第一人特贈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奉文字第二第三人授從事郎聖宗時止以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爲正科法律爲雜科若夫任子之令不論文武並奏蔭亦有員數

歲時雜記在遼志內

正旦

正月一日國主以糯米飯白羊髓相和爲團如拳大於逐帳內各散四十九箇候五更三點國主等各於本帳內窓中擲木團在帳外如得双数當夜動蕃樂飲宴如是得隻数更不作樂便令師巫十二人外边遶帳撼鈴執箭唱吽於帳內諸火炉內爆鹽并燒地拍鼠謂之驚鬼本帳人第七日方出乃禳度之法北人呼此謂之妳担離漢人譯云妳是丁担離是目

立春

立春日婦人進春書以青繒爲幟刻龍像　之或爲蝦蟆形

人日

人日京都人食煎餅於庭中俗云薰天未知所從出也

中和

二月一日大族姓蕭者並請耶律姓者於本筵席以此節爲賠里訖漢人譯云賠里是請訖時

上巳

三月三日國人以木雕爲兎分兩棚走馬射之先中者勝其負者棚边下馬跪奉勝棚人酒勝棚人於馬上接杯飲之北人呼此節爲陶裹化漢人譯云陶裹是兎化是射

佛誕日

四月八日京府及諸州各用木雕昔達太子一尊城上舁

行放僧尼道士庶民行城一日爲樂

端午

五月五日午時採艾葉與錦相和絮衣七事國主着之畜漢臣僚各賜女衣三事國主及臣僚飲宴渤海厨子進艾糕各點大黄湯下北人呼此節爲討賽籬又以雜採結合勸索纏於臂膊婦人進長命縷宛轉皆爲人象帶之

朝節

夏至日婦人進扇及粉脂囊

三伏

六月十八日大族耶律姓並請蕭姓者亦名瞻里時

中元

七月十三日夜國主離行宮向西三十里卓帳先於彼處造酒食至十四日應隨從諸軍拜隨從部落動畜樂設宴至暮國主却帰行宮謂之迎節十五日動漢樂大宴十六

日早却住四方令隨行軍兵大敢三聲謂之送鄙此鄙謂賽雜拾漢人譯云賽雜是月拾是好謂月好也

中秋

八月八日國主殺白犬放寢帳前七並埋其頭露其嘴後七日移寢帳於埋狗頭上北人呼此鄙爲坦褐妳漢人譯云坦褐是狗妳是頭

重九

九月九日國主打圍斗射虎火者輸重九一筵席射罷於地高處卓帳與番漢臣登高飲菊酒出兔肝切生以鹿舌醬拌食之北人呼此鄙爲又里達雜漢人譯云九月九日也又以菜萸研酒洒門户間辟惡亦有入火許而飲之者又云男摘二九粒女摘一九粒以酒嚥者大能辟惡

小春

十月内五京進紙小衣甲并鎗刀器械各一万副十五日

日一時進梁國主與押番臣僚望木葉山奠酒拜用番字書狀一紙同焚燒奏木葉山神云寄庫北人呼此時爲戴辣漢人譯云戴是燒辣是甲

冬至

冬至日國人殺白羊白馬白鴈各具其生血和酒國主北望拜黑山奠祭山神言契丹死魂爲黑山神所管又彼人傳云凡死人悉屬此山神所管富民亦然契丹黑山如中國之岱宗云北人死魂皆歸此山每歲五京進人馬紙各万餘事祭山而焚之其礼甚嚴非祭不敢近山

臘月

臘月國主帶甲戎裝應番漢臣諸使司已上並戎裝五更三點坐朝動樂飲酒罷各等第賜御甲羊馬北人呼此節爲杪離時漢人譯云杪離是戰時是時是戰時也

治盜

正月十三日放國主做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
遣北人呼爲鶻訖漢人譯云鶻里是偷訖是實

行軍

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灸ニ破
便出行不破即不出

午日

契丹出軍每遇午日起程如不用兵亦須排辦望西大喊
三聲蓋言午是北朝大王之日

旋風

契丹人見旋風合眼用鞭望空打四十九口道坤不刻七
聲

合利

契丹富豪民要裹頭巾者納牛駝十頭馬百匹并給契丹
名目謂之合利

跪拜

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動爲節数止於三

彼言担骨地者即跪也

長白山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人不敢入恐穢其間以致蛇虺之害黑水發源於此旧云粟末河太宗破晋改爲混同江其俗刳木爲舟長可八尺其形如梭名曰梭舡止施一槳止以捕魚至渡車馬則方舟或三舟焉

澤蒲

西樓有蒲瀕水蒲叢生一莖梃如柳長不盈尋丈用以作箭不矯揉而堅左氏所謂薰澤之蒲是也

回鶻豆

回鶻豆高二尺許直幹有葉旁枝角長二寸每角止兩

豆一根綫六七角色黃味如栗

螃蜞

渤海螃蜞紅色大如碗鰲巨而厚其脆如中國蟹鰲岩舉鮀魚之屬皆有之

遼東志畧一卷

遼東地方数千里東踰鴨緑西接山海南抵大寧南跨溟渤而連青冀北越遼水而亘沙漠又東北至奴兒干梁海有吉列連諸夷之地咸屬統内稽古州郡有沿有革或合分名號不一难以縈載若不備之於註則始末奚詳今以歷代統屬提其要而以曰革事実繫於下繼之以曰回遼東志畧

遼在九州之東故名遼東一曰遼陽水北曰陽遼東西之地其南皆遼海故曰遼陽一曰襄平遼東地所理漢之城名不知何所耽義郡名襄平者以城而得名也漢初有襄平侯紀通矯制納周勃于北軍討平諸呂

遼西

以在遼水之西故曰遼西上谷漁陽大寧廣寧迤東皆古遼西地

樂浪音郎

漢武元狩中開其地置郡本朝鮮地箕子所封高麗所郡平壤城即漢之王儉城樂浪之所理也

玄菟

古朝鮮地漢武置郡去幽州東地三千里明帝築玄菟城

真番

東夷国名應劭曰玄菟郡本真番国漢武置郡

臨屯

漢武元狩中置郡

帶方

右帶方國漢末曹操置郡在遼東之東屬平州括地志云帶方故城在樂浪界

夷國

肅慎氏

史記虞舜本紀北山戎發息慎鄭玄曰息慎五百里北與
沃沮相接自周武王至魏高貴鄉公東晉元帝及石季龍
時皆楛失名石砮其国東北山出石其利如鉄取以爲鏃
即石砮也

靺鞨

括地志云粛慎氏即今靺鞨有黒水靺鞨渤海靺鞨沈括
曰黒山在太幕之北有城在其西南名慶州予奉使嘗帳
宿其下土石皆紫黒水出其西所謂黒水也靺鞨居黒水
之北因名黒水靺鞨其海渤靺鞨居扶餘城爲阿保機所
滅改東丹国

勿吉

本粛慎氏之國後魏以後名勿吉

挹婁

東夷種名古粛慎氏國也在扶餘東北即魏時挹婁國

朝鮮

周初封箕子國於朝鮮餘見後高麗注

高麗

本朝鮮地漢武置縣屬浪郡後漢以後累代皆受中國封爵郡有平壤城即朝鮮王儉城也本扶餘別種平壤城亦名長水出靺鞨之句山色若鴨綠人喜爲孝孝至窮理亦矜勉也

新羅

居漢樂浪地在北濟東南魏晉以後分王三韓之地

百濟

馬韓之屬也本扶餘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立國於帶方故地遂爲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海國号焉東抵新羅高麗西南俱限海其都曰居枝城亦曰固麻城

高勾驪

東夷國名居遼東之東其先出扶餘王嘗得河伯女閉於室內爲日所照既而有娠女生一卵置煖處有一男破卵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雖一矢殪獸甚多扶餘人欲殺之朱蒙走紇骨城居之号曰高句驪因以高爲氏

扶餘

地名在長安城北本高麗國王子名東明者王欲殺之走渡施掩水因都扶餘故以爲號在高麗北掘婁南有軍事則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鮮者爲凶合者爲吉其王璽用玉圭

東胡

東胡在瀛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即東胡馬桓地服虔曰東胡乃烏桓之先其後爲鮮卑國在匈奴東故号爲東胡

烏桓

與鮮卑皆東胡種漢初匈奴冒頓破東胡餘衆散保烏桓
鮮卑二山因以爲族

鮮卑

因在遼東後有居遼水西者餘見烏桓注

渤海

本屬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南北皆新羅東窮海西初爲
渤海郡唐宝應初爲渤北国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東
京曰龍原府南京曰鴨緑府去長安八千里

沃沮

東夷國在高麗馬大山之東

辰國

古有三朝國曰馬朝曰辰朝曰并韓此其一也在朝鮮真
番之東濊貉之南

濊貉

東夷國名三韓之屬與高麗種在辰韓之北高麗沃沮之南朝鮮之東窮大海皆以濊爲氏

北貉

北方貉種即濊也與高麗同種在辰韓北　韓東窮大海

契丹

東胡種居西樓在潢水南黃龍北得鮮卑故地或以爲鮮卑遺種至元魏時自號契丹五代末稱太陽契丹分其地有二一曰北也里沒里華言正河源出中京西島蓋山東北流一曰島羅箇沒里華言潢河源出中京西平地松林在東流至木葉山與土河合流爲一相傳初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一婦人乘小車浮黃河而下遇於木葉山願合流之水遂爲夫婦此其始祖

女貞

本完顏氏始居安出虎水於是國号大金至阿骨打始大
按出虎華言金也有金線河在今上京會寧府女眞種類
不一開原以南爲熟女眞；宗以前曰女眞元祖名帖
眞因改眞爲直

孤竹國

在平州濱東海地志云孤竹國城在遼西今文縣

白霫奚霫音習

奚本號庫莫奚其先東胡子文之別種爲匈奴所破竄居
松漠之東與突厥同族魏書達奚薄奚統奚吐奚四氏皆
其部族也至隋始去庫莫而但曰奚唐末居陰凉川在幽
州西南即白霫蕃也鉄勒諸部之號其後契丹號奚万奉
部後屬於霫有東西奚

金國志

初興本末

金國本名朱里真番語舌音訛爲女真或曰慮真避契丹興宗名又曰女直肅慎氏遺種渤海之別族也或曰辰韓之後性奴子氏於地北中最微且賤唐貞觀中靺鞨来中國始聞女真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下其山乃鴨緑水源南隣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鉄離東瀕海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黒吉唐所謂黒水靺鞨者今其地也其屬分六部有黒色部即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黒契丹爲混同江深可二十丈餘狹處可六十七步濶者至百步居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者爲生女真亦臣於契丹後有酋豪受宣命爲首領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里建寨以守以云契丹乘唐衰興北方吞諸番三十六女真在其中契丹恐女真爲

患誘豪右數千家之屬遼陽之南而着籍焉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通謂之合蘇疑自咸州東北分界入官口至東沫江中間所居之女直隸咸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无禁謂之回鶻極遠而野居者謂之黃女頭真有居東沫東江沫北寧江州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餘万无大君長亦无國名止是族帳散居山谷間自推豪傑爲酋長者千戶大者數千戶蓋七十二部落之一也僻屬契丹東北隅臣屬一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周而復始或又云其初有長本新羅人号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即胡来也其自此傳三人至楊割太師以至阿骨打以其國産金及一日金水源故称大金

初興風土

女真在契丹東北隅地饒山林田宜麻豁土産人參蜜蠟北珠生金細布松實白附子禽有鷹鸇鶻海東青之類獸多

牛馬麋鹿野狗白鼠青鼠其人勇悍好詐貪婪殘忍善騎射喜耕種好漁獵每見野獸之蹤躡而求之能得潛伏之所又以樺皮爲角吹作呦呦之聲呼麋鹿而射之其居多依山谷聯木爲棚或覆以板輿梓皮如墻壁亦以木爲之冬極寒屋絶高數尺獨開東南一扉既掩復以草綢繆塞之穿土爲床煴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厚毛爲衣非入室不撤衣後稍薄則墮指裂膚唯盛夏如中華內地俗勇悍喜戰鬬耐飢渴辛苦騎馬上下崖壁如飛濟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其樂唯鼓笛其鵡鵊曲第高下長短如鵡鵊声而已其疾病无醫藥尚巫祝病者殺猪狗以禳之或用車載病者入深山大谷以避之其親友死則以刀割額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死者埋之而无棺槨貴也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其祭祀飲食之物尽焚之謂之燒飲其道路无族店行者息於民家主人初則拒之

；不去方具飯食而納之其市无錢以物博易无工匠其舍屋車帳往往；；自能爲之其礼則拱手退身爲嗟喏跪右膝跪左膝拱手搖射爲拜其節序見旦則拜日相慶重五則射柳祭天稅賦无常隨用度多寡而斂之與契丹言語不通而无文字則斂科發刻箭爲号事急者三刻之多以牛驢負物遇雨則張牛革以禦之緩則射獵急則戰鬥宗室皆謂之郎君事无大小皆屬焉

男女冠服

金族好白辮髮垂眉與契丹異垂金環留顱後髮繫以色絲富人用金珠飾婦人辮髮盤髻亦无冠自滅遼侵宋漸有文飾婦人或裹逍遥巾或裹頭巾隨其所好至於衣服尚如旧俗土產无桑蚕惟多　貴賤以布之麤細爲別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禦寒所以无貧富皆服之富人春夏多以紵絲綿紬爲衫裘亦間用細布秋冬以貂

帛青帛孤貉皮或羊皮爲裝或用紵絲綿袖貧者並用爲衫裳秋冬亦牛馬猪羊猫大魚蛇之皮或獐鹿皮爲衫襪袴皆以皮爲至婦人衣曰文襖子下領如男子道服裳曰錦裙去左右各濶二尺許以鉄條爲圈裹以錦帛上以單裙籠之

金人旧俗多指腹爲婚姻既長雖貴賤殊隔亦不可渝壻納幣皆先期拜門戚屬偕行以酒饌往火者十餘輩多至十倍飲客注酒則以金銀蕊貯子其次以瓦蕊列於前以百数賓退則分餉焉先以烏金銀盌酌飲貧者以木杯酒三行進大軟脂小軟脂如中國寒具并進蜜餻人各一盤曰茶食宴罷富者淪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茗煎乳酪供食婦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壻薰羅拜其下謂之男下女礼畢壻牽馬百匹火者十匹陳其前婦翁選壻薰之

別馬者視之好則留不好則退留者不過什二三或皆不中選雖壻所乘亦以充数大抵以留馬少者爲恥女家亦視其数而厚薄之一馬則報衣一襲壻皆親迎既成壻留於婦家執僕隸役雖行酒進食皆躬親之三年然後以婦歸婦歸用奴婢数十人牛馬数十群每群九牸一牡以資遺之夫謂妻爲蔭妻謂夫爲愛根一云婿家富者以牛馬爲幣貧者以女年及笄行歌於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婦工容色以伸求侶之意听者有求欵娶納之即携而歸後方具礼偕来女家以告父母父死則妻其庶母兄死則妻其嫂伯叔死則姪亦如此无論貴賤人有数妻

飲食

飲食甚鄙陋以頭爲粲又嗜半生米飯漬以生狗血及蒜之屬和而食之嗜酒好殺醸糜爲酒醉則縛之候其醒不尓殺人

皂隸

皂隸出身與蔭人等甚以爲重如州郡都吏出職並補將仕郎授録事判官司候司判市丞至儒林亦蔭子部吏缺人令州縣擇人貢之十年無公私過名補昭信校尉授下縣令或録事漸亦可至知州同州

浮圖

浮圖之教雖貴戚望族多捨男女爲僧尼惟禪多而律少在京曰國師帥府曰僧録僧正列郡曰都綱縣曰維那按剌威儀与南宋等所賜號曰大師曰大德並賜紫曰國師在京之老尊宿也威儀如王者師主有時而拜服真紅袈裟陞升堂問話講經与南朝等僧録僧正帥府僧戒也皆擇其道行高者限三年爲任滿任滿則又別擇人張官府設人從僧尼有訟者皆理而決遣之並服紫袈裟都綱列郡僧職也僧尼有訟者杖以下決遣之杖以上者並申解僧

道教

金國崇重道教与釋教同自奄有中州之後燕南燕北皆有之所設教職於帥府置司正曰道録副曰道正擇其法録精專者授之以三年爲任滿則別擇人其後熙宗又置道階凡六等有侍宸授經之類諸大貴人奉一齋拖動獲千緡道教之傳有自来矣

科條

金國之法極嚴殺人剽劫者捕其朋而致之死籍其家爲奴婢親戚欲得其免者以牛馬財物贖其罪贓以十分爲率六四歸没官罪輕者決杖條罪重者贖以物貸命割耳鼻以誌之其徙掘地数丈置囚於其中罪無輕重悉笞背州縣官各許專決當其有國之初刑法並依遼制常刑之外又有一物曰沙袋以革爲囊實以沙石擊於杖頭人有

罪者持以決其背大率似眷杖之屬惟數多焉自熙宗立始加損益首除決囊之制至皇統間又有學士院令討論條例頒行天下目之曰皇統新制近千餘條海陵試慝宗自立又去春杖以其近人心故也斬刑者与上古之制一也處死者免決重杖止令給与衿同衣帶也絞也流者无流罪止流犯人之家也屬徒者非謂杖眷代徒實拘役也徒止五年五年以上即死罪也徒五年則決杖二百四年百八十三年百六十二年百四十一年百二十杖无大小正以荊決臀實数也拘役之迭逐州有之曰都作院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无所不可脚腕以鉄爲鐐鈕鎖之罪軽者用一罪重者二之朝縱暮收年限滿則逐便不妨依旧爲百姓刑法与旧不相遠惟僧尼犯姦者死強盜不論得財与不得財並處死強姦者死則与古法異矣

赦宥

金國以赦宥最爲大事或改元或生子或冊封或迁都或
灾異並皆肆赦罪无減等一例放之每赦又有恩内外大
小文武百官並与超迁一資熙宗臨季年一歲兩赦海陵
王立嘗謂赦宥非國家常典若惠姦宄則賊良民詔告天
下自今以来更不議赦不兩年躬自蹈之其後優有改元
降赦迨世宗立終数年間已降三赦然洪忠宣公松漢記
聞云北朝惜赦无郊霈余御命十五年終兩見赦一爲余
都始叛一爲皇子生豈是時天會年間惜赦而此後不惜
赦耶

屯田

屯田之制本出上古金國行之比上告之制猶簡廢齊國
後慮中州懷土之意始置屯田軍非正女真契丹溪家亦
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与百姓雜處討其戶口給賜官
田使自播種以充口食春秋量給衣服若遇出軍之除始

月給錢米：不過十斗錢不過數千老幼在家依旧耕耨亦无不足之歎今也田去處大名府山東河北關西諸路皆有之約一百三十餘千戶止三四百人所居之處皆不在州縣築寨處村落間千戶百戶雖設官府亦在其內

田獵

金國酷喜田獵昔會寧四時皆獵海陵迁燕以都城外皆民田三時无從可獵候冬月則出一出又踰月右妃親王近臣皆隨焉每獵則以隨駕軍密布四圍名曰圍塲待狐兎猪鹿散走於圍中國主又先射或以鷹隼擊之次及親王近臣獸出圍者許餘人捕之食隨處而進或与親王近臣共食遇夜或宿於州縣或宿於郊野无定海陵以其子光漢年十二獲獐取而告太廟世宗尤甚有事今臣下不諫曰作樂曰飯僧曰圍塲其重田獵如此

兵制

金國凡用師征伐上自大元帥中自萬戶下至百戶飲酒會食畧不間列与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无閉塞之患有國大事適野環坐書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即謾滅之不聞人声軍將行大會而飲使人献策主帥听而擇言焉其合者即爲特任其事暨師還戰勝又大會問有功者隨功高下支賞奉以示衆簿則增之

旗幟

金國以水德王凡用師行征旗皆尚黑雖五方皆具又以黑爲主尋常車駕出入止用一日旗与后同輦則加一月旗二者相間而陳或数百隊或千餘隊日旗即以紅絹爲日刺於黄旗上月旗即以素白爲月刺於紅旗上近御則又有日月大綉旗二如大礼袷享冊封一循古制旗无大小皆倫焉然五方星及五岳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神鳳外又有五星聯珠一日月合璧一像二天王二海馬二鷹隼

二太白三近御又張大旗其制極廣錯會神物以猛士執之旁有数十人護之各施大繩以備風勢名曰盖天

車繖

后妃並用殿車其車如五花楼之狀上以錦緣青氊爲盖四圍以簾秋冬亦用氊並用錦緣柱廊彤板護泥皆飾金以玉或四輪或兩輪並朱飾車之四角右用金鳳妃用孔雀如一品二品車之四角並用銀螭頭國主繖或紅或黄无定以金龍爲頂盖后用金鳳太子用金龍妃紫繖用金孔雀一品青繖用銀浮圖二品三品用紅浮圖四品五品用青浮圖

服色

服色各以官品論如五品官便可服五品服如武臣至四品皆横金文臣則加魚不待錫賜而許自服焉朝主視朝服純紗僕頭窄袖赭袍玉扁帶黄　領如遇祭祀冊封告

庙則加衰冕法服平居閑暇皂巾雜服与士庶別

雲南通中國始

雲南上世無可徵考按華陽國志楚威王遣莊蹻畧地巴黔伐夜郎下牂牁西至滇池會秦奪楚黔中地不得歸遂留王滇池雲南通中國自此始漢武帝開僰道通西南夷元狩元年使呂越人等往身毒國至滇：王留使者四歲使者還言滇大國滇今中慶是也元鼎五年發巴蜀罪人及八校尉兵伐之南人震恐請置吏遂立越巂郡後諷滇王入朝不听元封二年發巴蜀兵征之滇王降以滇爲益州地節二年復叛以金城司馬陳立爲牂牁太守平之明帝永平元年諸部悉反以安漢侯張翕討之渡瀾滄江置永昌郡以廣漢鄭純爲永昌太守元初四年越巂反諸部皆應之詔益州刺史張喬討之叛酋封離等諸喬陳叛亂之由乞降喬厚加尉納奏長史姦猾侵犯蛮夷者九十餘

人皆斬之三十六部聞之悉來內附

諸葛亮征南

蜀建興三年諸葛亮征南聞孟獲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凡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諸部悉平亮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則無粮加以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今吾欲不留兵不運粮紀綱粗定夷漢粗安於是悉收豪傑以爲官屬出其金銀并牛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晉武帝以天水李毅爲南蠻校尉統五十八部毅卒寧州夷叛救援苦未至毅女秀明達有父風卑推秀領寧州事嬰城固守城中粮尽掘鼠而食伺夷稍怠輒擊敗之終得保完今有蕃在晉寧州

僰人之名始

武帝時以僰深爲吳古太守今曲靖也僰人之名始此齊

永平中以陳顯達爲益州都督顯達一日夷人慢之顯達遣使責其租稅僚師曰兩目刺史尚不能調況一目耶遂殺其使顯達分遣將帥声言出獵夜往襲之無少長盡殺之蛮夷震服梁武帝大同三年武陵王紀都督益州先是蜀乱建寧越巂之地累朝以史万歲治南蛮夷皆降師還復叛蜀王秀奏万歲貪賂致生边患万歲以罪廢乃以梁毗爲西寧州刺史諸酋相率以金遺毗：置金座側對之慟哭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殘何爲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取蛮酋大悅

雲南建國称王之始

唐武德元年以爨弘達爲昆州刺史開元中以鬼主爨归王爲寧州都督初蛮酋張氏仁名杲時當漢末居蒙舍川在諸部之南故曰南詔：漢語國君也傳三十三主至樂進求爲蒙氏所滅蒙氏名細奴邏蒙舍酋舍龙之子嗣而

都之國号大蒙自称奇王雲南建國称王始此唐貞觀三年也在位二十一年子邏盛炎立是爲興宗王始用三軍景雲元年御史李知古請兵伐南詔〻〻臣服知古增置郡縣而重賦之諸部皆叛殺知古以其尸祭天邏盛炎在位三十七年子盛邏皮立是爲太宗王始得意于六詔蒙氏居蒙舍川号蒙舍召施望大拠石和城号施浪詔豊咩弭也切據邆睒吐濫切川号邆睒詔豊時據浪穹川号浪穹詔浪衝據越析川号越析詔輔源邏據越巂川号越巂詔是爲六詔開元二年遣其相張建成入朝玄宗

雲南有佛書始

厚礼之賜浮屠像雲南始有佛書在位三十七年子皮邏閣立賂劒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朝廷從之封大酋帥越國公雲南王賜名帰義尽有雲南之地自是以後不可復制在位五年禅子其

雲南改元之始

閣羅鳳是爲武王改元曰建鍾雲南改元始此閣羅鳳妻
女韋謁都督張虔陀：皆通之且多丐閣羅　鳳不勝其
忿遂發兵攻陷姚州殺虔陀唐以劔南節度使鮮于仲
通將兵八万討之豪使行成弗許及戰仲通大敗僅以身
免閣羅鳳乃結納吐蕃刻石於龍尾關明其不得已叛唐
之意天宝十三載劔南留後李宓將兵七万致討閣羅鳳
誘之全軍以沒唐益發兵竟不克前後死者二十餘万人
在位二十年禪其子鳳迦異自号主父居太和城鳳迦異
立是爲悼惠王改元長壽徒都酋闡在位十一年子異牟
尋立是爲孝烜王改元建龍制清平官已下十司給服禄
徒都羊苴咩城封點蒼山爲中兵遣烏蛮鬼主夢衝苴來
朝服臣于唐与劔西節度使韋皐連兵討吐蕃大破之取
鉄橋等二十五城在位三十年子尋閣勸立是爲孝惠王

改元應道在位二年子勸龍晟立是爲卷王改元龍興淫虐不道弄棟節度使王嗟顛弒之在位五年弟勸利立是爲靖王　改元全義在位八年弟豐祐立是爲成昭王改元保和又改天啓唐太和三年蛮有孝書子弟在成都尽得蜀之虛實遣清平官王嵯顛大奉入寇邛邛戎巂三州遂入城都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南帰在位三十六年子酋龍立始僭帝號改元　極遣清平官董成入朝于唐受敵國礼而還九年遣楊酋慶帰所俘三千人康駿酋慶人年龍酋自将侵蜀破成都自是大渡河以南尽屬蒙在位十八年殂于越巂謚景莊子法立改元貞明嬖崑爨女失道豎人楊定趙登弒之在位二十年子舜化立改元中興在位三年布燮鄭買嗣慕之國滅蒙氏自細奴邏至舜化共十三主合二百四十七年即光化二年也嗣西瀘令鄭回之後閣羅鳳陷巂州得回以爲清平官迁侍中至買嗣

漸盛竟致于篡買嗣易位國号大和改元安國在位九年
子仁旻立凡五改元曰孝治天瑞安和貞祐初曆在位十
八年侍中趙善政篡之善政立國号吳元改應天歷三年
劔川節度使楊干貞殺之干貞國号義寧改元曰光聖曰
昊吳曰大明曰鼎新曰建國凡九年通海節度使段思平
滅之時晉天福三年也思平蒙清平官忠國六世孫布燮
保隆之子國号大理改元文德都苴咩城在位八年号太
祖先帝宋太祖建隆三年王全斌克蜀欲因取雲南太祖
止之曰德化所及蛮夷自服何在用兵於是開边之釁息
矣子思英立改元文經在位一年遜位爲僧思平母弟吳
胄立改元至治在位五年殂謚文武先皇子思聰聰立改元
明德又改廣德聖德在位十七年子秉英立改元曰廣明
曰明應明聖明治明統在位二十五年子秉廉立改元明
啓在位十三年秉英之孫秉隆立改元明通在位五年孫遜

位爲僧秉廉之子秉貞立改元政治在位十六年秉英之孫秉興立改元聖明在位三年思平五世孫思廉立改元曰保安大安政安　保德在位三十年子廉義立改元上德在位七年遇弒思平五世孫暉壽立改元上明在位一年思廉之孫政明立改元保定建安天祐在位十六年遜位于鄧闡岳牧高昇；立改元上治國号天中歷二年殂子孫不敢繼復帰段氏政明之子政淳立改元天授明開天政文安在位十三年子政嚴立改元日新文治永嘉天保廣運在位四十年子正興立改元永貞天宝龍興盛明建德在位二十六年子正智立改元利貞盛德嘉惠元亨安定在位二十九年子智廉立改元鳳曆元壽在位六年子智祥立改元天開天輔仁壽在位三十四年子祥興立改元道隆在位十六年子興智立改元天定是歲壬子越明年欽遇我世祖皇帝由吐蕃麗江入興智奉國出奔

至鄯闡被擒段氏自思平至興智共二十二主合三百十六年甲寅春大駕東還命大將兀良吉歹專行征伐三十七部及金齒交阯牽皆內附雲南悉平兀良吉歹回師之後委任非人政令屢變天庭高不相聞知边鄙之民往〻復叛迨至〻元甲戌以平章政事賽天赤行省雲南下車之日立州縣均賦役興水利置屯田擢廉能黜汙濫明賞罰恤孤貧秉政六年民情丕変政令一新而民不知擾及薨之日遠近聞之如喪父母于時公於內庭眷顧甚重凡屬職除授及南方便宜無不俞允而公亦開誠布公寛大廉簡故能上下感戴声名洋溢後之継者雖有善政莫能及也嗚呼雲南於古爲蛮獠之域秦漢以來雖畧通道然不過發一將軍遣一使者以鎮過其相殘慰喻其祈懇而已所任得人則乞憐效順任非其人則相率以叛羈縻苟且以暨于唐王師屢覆而南詔始盛天宝以後值中原多

故力不暇及五季擾乱帝鄭趙楊氏亦復攘拠宋興介于遼夏未遑遠畧故豪跋二姓与唐宋相終始天運勃興文軌混一欽惟世祖皇帝天戈一指尽六詔之地皆爲郡縣迄今吏治文化侔於中州非聖化溥博何以臻此而輿地風物未至紀録実爲缺典今撮其古今廢置人物山川等類爲一編甚惧未能周知悉覽然其大略尤足以提挈一方之要領云

說郛卷第

蟹畧 四卷

郭索傳

太玄經銳首之初一曰蟹〻之郭索　蚓黃泉言蟹之与蚓用心之不一也范叔明曰郭索多足皃司馬公曰荀子曰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用心躁也杜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陸龜蒙詩自是楊雄知郭索且非何徹餦餭黃太史詩朝噉泥看郭索暮鼎調酸辛又詩黃泥本自行郭索玉人爲開桃李顏毛友詩沙頭郭索乖橫行豈料身歸五鼎烹陸放翁詩未嘗膾喁噞況敢烹郭索曾裘甫詩如事不知隨尔汝能令郭索到尊前味嘹音束聊詩硯濕舂鉏雨炉腥郭索泥郭索字介夫史日休龍潭詩左右擁介臣縱橫守鱗卒介臣鱗卒四字太奇放曰介夫李方叔作趙德麟德隅堂畫品

其一曰武洞清盌三界朝元蓋下有水神來朝腰間揷蟹一足以文其滑稽因書于此觀者必一咲云系生乎吳今吳越江淮間孳種尤茂盛而在松陵苕霅間者脩秀特傑有声名蓋孕氣儲精上應辰次而義翁之盌義取諸離至漢楊雄草太玄經独推称之性耿介不受擾觸外甚剛果若奮矛甲中實柔美殊無它腸人皆愛之称其爲無腸公子歲至西風霜深月峭嘉穀登實之秋更甚得志至采双穗以朝其宗是爲智且義者至若風味開爽如老於騷者而世欲樂而食之不亦愚且昧乎惟畢茂世与之押最爲相知者陸龜蒙黄太史更能知其可嘉相与擊節於酒杯筆硯中其它騷人墨客固多推讓未有如二三公之心相知者它名不一曰蚶曰蜿往：過美如樂於佚甘而畧不通騷者又有蜞蝑背皆碌：么陋幾草茅屋人不足道矣惟介夫有稜韻有風尚庶幾於直而温寛而栗亦一代之

雄天下之奇乎贊曰畢茂世有云右手持蟹螯左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足樂一生哉

蟹原

易說卦曰離爲蟹孔穎達曰取其剛在外

礼記月令曰季秋行冬令介虫爲妖注曰後漢五行志曰丑爲鱉蟹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蟹之屬也

大戴礼曰甲虫三百六十神龜爲之長蟹亦虫之一

廣雅曰蟹祝音尼也其雄曰浪螘其雌曰轉帶玉篇浪作蜋

蟹象

匡　甲殼　膏　臍　二螯　爪

目　無腸　心躁　香　沫　肥

性味　風味　仄行　走　朝魁　泊療

治瘧　食忌　毒

蟹鄉

蟹澤　蟹洲　蟹浪　蟹穴　蟹堁音課　蟹窟

蟹舍

蟹具

蟹斷音煅　蟹簾　蟹篦　蟹篝　蟹篞　蟹綱

蟹鈎　蟹火　蟹戶

蟹品

洛蟹　吳蟹　越蟹　楚蟹　淮蟹　江蟹

湖蟹　溪蟹　潭蟹　渚蟹　泖蟹　水中蟹

石蟹　潮蟹　新蟹　早蟹　老蟹　螃蟹

毛蟹　活蟹　春蟹　夏蟹　秋蟹　霜蟹

稻蟹　冬蟹　灯蟹　大蟹　尺蟹　斤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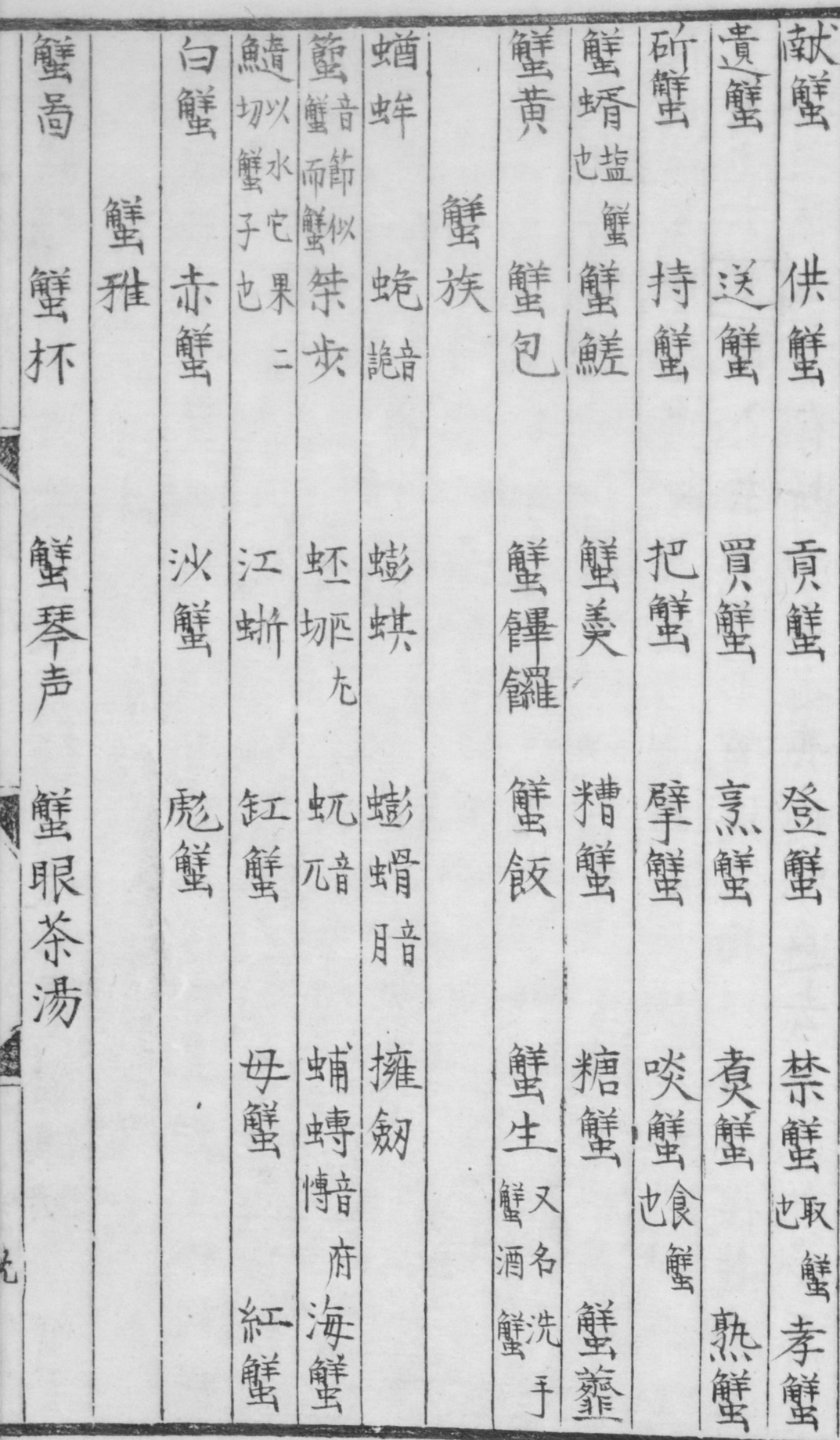
筒蟹　樂蟹吳人以稻秋蟹食既足腹芒赴海潮魁爲樂蟹也

蟹占

蟹宮　蟹日　蟹灾　蟹食　蟹漆　蟹鼠

蟹乱

蟹貢



献蟹　供蟹　貢蟹　登蟹　禁蟹取蟹也　孝蟹

遺蟹　送蟹　買蟹　烹蟹　煑蟹　熟蟹

斫蟹　持蟹　把蟹　擘蟹　啖蟹食蟹也

蟹蝑塩蟹也　蟹鯥　蟹羹　糟蟹　糖蟹　蟹虀

蟹黄　蟹包　蟹饆饠　蟹飯　蟹生又名洗手蟹酒蟹

蟹族

蝤蛑　蛫音詭　蟛蜞　蟛蝑音月　擁劒

籃音節似蟹而蟹　桀步　蚽匹尤切　虮音兀　蜅蟳音府博　海蟹

鱣以水它果二切蟹子也　江蜥　釭蟹　母蟹　紅蟹

白蟹　赤蟹　沙蟹　彪蟹

蟹雅

蟹啚　蟹杯　蟹琴声　蟹眼茶湯

已諸類各有典故若欵其祥攷諸全集

蟹志

陸龜蒙蟹志云蟹水族之微者其爲虫也有籍見於礼經載於國語楊雄太玄詞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爲介類与龜与鱉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欤參於藥録食疏曼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爲灾子雲議其躁以爲郭索後蚓而已蟹始窟穴於泃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戚沸指江而奔漁者締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音鍛音斷其江之道焉亦然後扱越技軼遯而去者十六七既入於江則形質寖大於旧自江復趍於海如江之狀漁者有斷而求之其越軼遯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称謂矣嗚呼執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耶捨泃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

耶今之孝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楊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楊氏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洳而求瀆由瀆以至于海是人之智反出於水虫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蟹

蟹賦

松江蟹舍賦　似孫

蟹詩

蟹寄魯望　皮日休　襲美寄蟹陸龜蒙　客惠吳蟹　宋祁
吳正仲遺活蟹　梅堯臣　釣蟹　梅堯臣　食蟹　黃庭堅
謝何十三送蟹　黃庭堅　代二螯鮮朝　同上　借答送蟹韻戲何　同上
又借前韻　同上　鄂渚絕無蟹　同上　食蟹　張來
寄文剛求蟹　同上　次韻送糟蟹　王履道　唐判官寄蟹　毛友
食蟹韓駒　謝送糟蟹　同上　食蟹謝幼槃

食蟹 李商老　詠蟹 陳与義　糟蟹 曾機

錢仲脩餉新蟹 同上 趙嘉父致松江蟹 以下十三篇似孫

諸夷風俗

雲南有組綉之始

白人有姓氏漢武帝開僰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屬縣是也故中慶威大理永昌皆僰人今轉爲白人矣唐太和中蒙氏取卭戎嶲三州遂人成都掠子女工技数万人南歸雲南有纂組文繡自此始白人語着衣曰衣喫飯曰咽羹曰茹樵採曰折薪帛曰冪酒曰尊鞍鞊音帖曰悼泥墻曰磚恒如此之類甚多則白人之爲僰人明矣男女首載　製如中原漁人蒲笠差大編竹爲之覆以黑氊親旧雖久則無拜跪唯取次立以爲礼男子按氊椎髻婦人不施脂粉酥澤其髮以青紗分編繞首盤繫裹以攢頂黑巾耳穿金環象牙纏臂衣繡方幅以半身細氊爲上服處子孀婦出入無柰少年子弟号曰妙子暮夜遊行或吹芦笙或作歌曲声韻之中皆寄情意情通私耦然後成婚居屋多爲回

簷如殷制食貴生如猪牛鷄魚皆生鹽醯和以蒜泥而食每歲以臘月二十四日祀祖如中州上冢之礼六月二十四日通夕以高竿縛火炬照天小兒各持松明火相燒爲戲爲之驅禳佛教甚盛戒律精嚴者名道人俗甚重之有家室者名師僧教童子多讀佛書火有知六經者貶民而上選官置吏皆出此民俗家無貧富皆有佛堂旦夕擊鍾鼓叅礼火長手不釋念珠一歲之中齋戒幾半諸種蛮夷剛愎嗜殺骨肉之間一言不合則白刃相剚不知事神佛若梟獍然唯人事佛甚謹故殺心差少由是言之佛法之設其於異俗亦自有益其俊秀者頗能書有晉人筆意蛮史云保和中遣張志成李書於唐故雲南慕王義之不知尊孔孟我朝收附後分置省府詔所在立廟蛮目爲漢佛市井謂之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罷交易用貝子俗呼作貝以一爲庄四庄爲手四手爲苗五苗爲索人死俗屍束

縛令坐棺中棺如方櫃擊銅鼓送喪以剪髮爲孝哭声
如歌而不哀既焚瓶盛其骨而葬冬夏無寒暑四時花卉
不絶多水田謂五畝爲一双山水明秀亞於江南麻麥蔬
果類中國其稱呼國主曰⿰日票音孳信太子曰坦綽諸王曰信
苴相國曰布燮文字之眓曰清平官其貴人被服近年雖
畧從制其他亦自如也
羅〻即烏蠻也男子推髻摘去鬚髯或髡其髮左右佩双
刀喜鬬好殺父子昆弟之間一言不相下則兵刃相接以
輕死爲勇馬貴折尾鞍無鞊剜木爲證狀如魚口唯容足
指婦人披髮衣黑布衣貴者錦緣飾賤者披羊皮乘馬則
並足横作室女耳穿大環剪髮齊眉裙不過膝男女無貴
賤皆披氈跣足手面經年不洗夫婦之礼晝不相見夜則
同寢子生未十歲不得見其父妻妾不相妬忌雖貴床無
裀禄褥松花鋪地唯一氈一席而已嫁娶尚舅家無可匹

者方許別娶有疾不識醫藥惟用男巫号曰大奚婆以鷄
骨占吉凶酋長左右斯須不可闕事無巨細皆決之凡娶
婦必先與大奚婆通次則諸房昆弟皆知之謂之和睦後
方与其夫成婚昆弟有一人不知此者則爲不義及相爲
悪正妻曰耐德非耐德所生不得継父之位若耐德無子
或有子未及娶而死者則爲聚妾諸人皆得乱有所生則
爲已死之人男女酋長無継嗣則立妻女爲酋長婦人無
侍惟男女十数奉左右皆私之酋長死以豹皮裹尸而焚
葬其骨於山非骨肉莫知其處葬畢用七宝鬲人藏之高
樓盜取隣境貴人之首以祭如不得則不能祭祀時親
戚畢至宰殺牛羊動以千数火者不下数百每歲臘月爲
春節竪長竿横設一木左右各坐一人以互相合爲戲多
養義士名首可厚贍之遇戦鬨視死如帰善造堅甲利刃
有價直数十馬者標槍勁弩置毒矢末沾血立死自順元

曲靖烏蒙烏撒越嶲皆此類也按今陸凉州有爨府君碑戴爨氏出楚令尹子文之後受姓班氏西漢末食河南邑因以爲氏爲鎮蛮校尉寧州刺史晉武帝以爨深爲興古大守自後爨瓚震相継不絶唐開元中以爨帰玉　爲南寧州都督理石城群即今曲靖也爨人之名原此今目付人爲白爨羅〻爲黒爨字復訛爲寸矣德六年冬京從脱〻平章平鉞嶲之叛親見射死一人有尾長三寸許詢之士人謂此等間或有之年老往〻爲虎云

金齒百夷記識無文字刻木爲約酋者死非其子孫自立者乖共擊之男子文身去髭鬚髮眉睫以赤白土傳面絲繒束髮衣赤黒衣躡綉履帶鏡呼痛之声曰阿也常絶類中國優人不事稼穡唯護养小兒天宝中隨爨帰玉入朝于唐今之爨弄實原於此婦人去眉睫不施脂粉髮分両髻衣文錦衣聯綴珂具爲飾尽力農事勤苦不輟及産方

得少暇既産即抱子浴於江帰付其夫勤作如故至於鷄亦鴟卵而雄伏之風土下濕上熱多起竹樓居頻江一日十浴父母昆弟慙耻不拘有疾不服藥唯以姜塩注鼻中檳榔蛤灰茯菑葉奉賓客少馬多牛雜羈無統略有讎隙互相戕賊遇破敵斬首置於楼下軍校畢集結束甚武髻挿雉尾手執兵戈繞俘或首而舞仍殺鷄發之使巫祝之曰尔酋長人民速來帰我祭畢論功明賞罰飲酒作樂而罷攻城破柵不殺其主全家逐去不然囚之至死嫁娶不分宗族不分處女淫乱同狗彘女子紅絹帕抹首餘髪下垂未嫁而死所通之男人持一幡相送幡至百者爲絶美父母哭曰女愛者乎何期夭邪交易五日一集旦則婦人爲市日中男子爲市以氊布茶塩互相貿易地多桑柘四時皆蚕金裹両齒者謂之金齒蛮漆其齒者謂之漆齒蛮文其面者謂之文面者蛮綉其足者謂之花脚蛮彩繒分撮

其髮者謂之花角蛮西南之蛮百夷最盛北接吐蕃南抵交趾風俗大槩相同

末些蛮在大理北吐蕃接界臨金池江地凉多羊馬及麝香名鉄依江附險酋寨星列不相統攝善戰喜獵挾短刀以硨磲爲飾火不如意鳴鉦鼓相讐殺兩家婦人中間和解之乃罷婦人披氊皁衣跣足風鬟高髻女子剪髮齊眉以毛繩爲裙裸不以爲恥既嫁則易之淫乱無禁忌不事神佛惟正月十五日登山祭天極嚴潔男女動百數合執其手圍旋歌舞以爲樂俗甚儉約飲食踈簿一歲之粮圓根幾半謂菜根也貧家食塩外不知別味有力者尊敬官長每歲冬月宰殺牛羊競相邀請無虛日一客不至則爲深恥人死則用竹簀舁至山下無棺槨貴賤皆焚一所不收其骨非命死者則別焚之其餘頗与烏蛮同

土撩蛮叙州南烏蛮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則左右擊去

兩齒然後婚娶猪羊同室而居無七筋手搏飯而食足蹈兩襬上下山坂如奔鹿婦人跣足高髻樺皮爲冠耳墜大双環衣黑布衣項帶鑞音臘錫也牌以爲飾出入林麓望之宛如猿猱人死則以棺木盛之置於千仞顛崖之上以先墮者爲吉山田薄少刀耕火種所收稻穀懸於竹棚之下日旋搗而食多以採荔枝販爲業云

野蛮在尋富以西散居岩谷無衣服以木皮蔽休形皃醜惡男少女多一夫有十数妻者持木弓以禦侵暴不事農畝入山林采草木及動物而食〻無器皿以芭蕉葉籍之

幹泥蛮在臨安西南五百里巢居山林儉使用家有積且以一百二十索爲一窖藏之地中將死則囑之子曰我平日藏若干汝可取幾處餘者勿動我來生用之其愚如此

蒲蛮一名撲子蛮在瀾滄江迤西性勇健專爲盜賊騎馬

不用鞍跣足衣短甲膝脛皆露善用搶弩首揷雉尾馳突如飛

真臘風土記　元周達觀号草庭逸民永嘉人

真臘國或称占臘其國自称曰甘孛智今聖朝按西番經名其國曰澉敢音浦只盖亦甘孛智之近音也自温州開洋行丁未針歷閩廣海外諸州港口過七州洋経交趾洋則

占城又自占城順風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又自真蒲
行坤申針過崑崙洋入港〻凡有数惟第四港可入其餘
港以沙淺故不通巨州然而弥望皆脩藤古木黄沙白葦
倉卒未易辨認故州人以尋港爲难事自港口西北行水
順而可半月抵其地曰查南乃其属郡也又自查南換小
舟順水可十餘日過半路村佛水瘦淡洋可抵其地曰干
傍離城五十里按諸蕃志称其地廣七千里雲國北抵占
城半月路西南拒暹半月程南拒禺十日程其東則大海
也旧爲通商來往之國聖朝誕膺天命奄有四海唆都元
帥之置省占城也嘗遣一虎符百户一金牌千户到本國
竟爲拘執不返元貞己未之六月聖天子遣使招諭俾手
從行以次年丙申二月離明州二十日自温州港口開洋
三月十五日抵城中途逆風不利秋七月始至遂得臣服
至大德丁酉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抵四明泊岸其風土

國事之詳雖不能尽知然其大畧亦可見矣

城郭

州城周圍可二十里有五門：各兩重惟東向開三門餘向皆一門城之外皆巨濠：之上皆通衢大橋：之兩傍各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將軍之狀甚巨而擎五門皆相似橋之闌皆石爲之鑿爲蛇形蛇皆九頭五十四神皆以手扶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勢城門之上有大石佛頭五面向西方中置其一飾之以金門之兩傍鑿石爲象形城皆疊石爲之高可三丈石甚周密堅固且不生繁草却無女墻城之上間或種光榔木此皆空屋其內何如坡子厚可十餘丈投上皆有人門夜閉早開亦有監門者惟狗不許入門其城甚方整四方各有石塔一座曾受軒趾刑人亦不許入門當國之中有金塔一座傍有石塔二十餘座石屋百餘間東向有金橋一所金獅子二枚列於橋之左右

金佛八身分於石屋之下金塔之北可一里許有銅塔一座比金塔更高望之巍然其下亦有石屋數十間又其北一里許則國主之居也其寢室又有金塔一座　所以舶商自來有富貴真賸之宝者想為此也百塔山高南門外半里餘俗傳魯般一夜造成魯般墓在南門外一里許周圜可十里石屋数百間東池在城東一里周圜可百里中有石塔三之中有卧銅佛一身臍中常有水流出北池在城五里中有金方塔一座石屋数間金獅子金佛銅象銅牛銅馬之屬皆有之

室戸

國宮及官舍府地皆面東國宮在金塔橋之北近北門周圜可五六里其正屋之甍以鉛為之餘皆土甍黄色梁柱甚巨皆雕畫佛屋頗壯觀脩廊道突兀參差稍有規模其位事處有金窓榜左右方柱上有鏡数枚列于窓之榜其

下爲象形聞內中多有奇處防禁甚嚴不可得而見也其內中金塔國主也則卧其下主人皆謂塔之中有九頭蛇精乃一國之土地主也係女身每夜一見國主則先與主同寢交媾雖其妻亦不敢入五鼓乃出方可與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番主死期至矣若番主一夜不往則必獲灾禍其次如國戚大臣等屋制度廣窄與常人家迥別周圍皆用草蓋独家廣及正寢二處許用瓦亦各隨其官之等級以爲屋室廣狹之制其下如百姓之家止用草蓋庀瓦不敢上屋其廣狹雖隨家之貧富貴然終不敢僭府第制度也

衣服

自國主以下男女皆摧髻祖楊上以布圍腰出入則加以大布一條纏于小布之上布甚有等級國主所打之布有直金三兩者極其華麗精美其國中雖自織布匿及占城

皆有來者往：以來自兩洋者爲上以其精巧而細美故也惟國主可用純花布頭頂金冠子如金剛頭上所戴者或有時不帶冠但以線穿香花如茉芝莉類周祖於髻間頂帶大珠三五斤許手足及諸指上皆帶金鐲指展上皆嵌猫兒眼精石其下跣足：下及手掌皆以紅藥染赤色出則手持金劒百姓間惟婦女可染手足掌男子不敢也大臣國戚可打踈花布惟官人可打兩頭花布百姓間惟婦女可打之新唐人雖用兩頭花布人亦不敢罪之以其暗丁八殺故也暗丁八殺者不識体例也

官制

國中亦有丞相將帥司天等官其下各設司吏之屬但名称不同耳大率皆用國戚爲之否則亦納女爲嬪其出入儀從各有等級用轎扛四金傘柄者爲上金轎扛二金傘柄者次之金轎扛一傘柄者又次之止用一金傘柄者又

其次也其下者止用一銀傘柄而已亦有用銀轎扛者金傘柄已上官皆呼爲巴丁或呼暗丁銀傘柄者呼爲斯辣的傘皆以中國紅綃爲之其裙真拖地油傘皆以緑綃爲之裙却短

儒釋道

爲儒者呼爲班詰爲僧呼爲苧姑爲道呼爲八思惟班詰不知其所祖亦無所謂孝舍講習之處亦难究其所讀何書但見其如富人打布之外干頂上掛白線一條以此別其爲儒耳班詰入仕者則爲高上之人頂上之線終身不去苧姑削髮穿黃偏袒右肩其不則繫黃布裙跣足寺亦許毛蓋中止有一像正如釋迦佛之狀呼爲孛賴穿紅塑以泥飾以丹青外別無像也塔中之佛相皃又別皆以銅鑄成無鍾磬鏡鈸與夫幢幡宝蓋之類僧皆茹魚肉不飯酒供佛亦用魚肉每旦齋皆取辦於齋主之家寺中不設

厨竈所誦之經甚多皆以貝葉疊成極其齊整于上寫黑字既不用筆墨但不知其所何物書寫僧亦用金銀轎扛傘柄者國主有大政亦咨訪之却無尼姑入思惟止如常人打布之外但於頭上帶一紅布或白布如韃靼娘子溷姑之狀而畧低亦有宮觀但比之寺院較狹而道教者亦不如僧教子盛耳所供無別像但止一塊石如中國社稷中之石耳亦不知其所祖也却有女道士宮觀亦得見尾八思惟不食它人之食亦不令人見食亦不飲酒不曾見其誦經及與人功果之事俗之小兒人孝者皆先就僧家教習暨長而还俗其詳莫考也

人物

人但知蛮俗人物麄醜而甚黑殊不知居于海島村僻及尋常閭巷間者則信然矣至如官人及南棚婦女南棚乃府第也多有其白如玉者蓋以不見天日故也大抵一布

纏腰之外不以男女皆露出酪酥推髻跣足雖國主之妻亦只如此國主凡有五妻至室一人四方四人其下嬪妾之屬聞亦有三五千亦自分等級未嘗輕出户余每一入內見酋主又與正妻同出乃坐正室金窓中諸宮人皆次第列于兩廊窓中從倚以窺視余備獲一見凡人家有女美皃者又召入內供內中出入之役者呼爲陳家蘭亦不下一二千枚却皆有丈夫與民間雜處只於顛門之前削去其髮如北人開水道之狀塗以銀硃及塗於兩鬢之傍以此爲陳家蘭別耳惟此婦可以入內餘人不可得而入也內中之前多有給繩於道途間尋常婦女摧髻之外別無釵鈿頭面之飾但臂中帶金鐲指中帶金指展且陳家蘭及內諸宮人皆用之男女身上常塗香藥以檀麝等香合成家：皆脩佛事國中多有二形人每日以十數成群行於堰塲間聞常有招往唐人之意又有厚饋可醜可惡

產育

番婦產後即作熱飯拌之以塩納於陰戶凡一晝夜而除之以此產中無病且收斂常如室女余初聞而詫之深疑其不然既而所泊之家有女育之倫知其事且此日即抱嬰兒同往河內澡洗尤所惟見又每見人言番婦多淫產後一兩日即與夫合若丈夫不中所欲即有買臣見棄之事若丈夫適有遠役則數夜則可過十餘夜其婦又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淫蕩之心尤切然亦間有守志者婦女最易老蓋其昏嫁產育既早三十歲人已如中國四五十歲人矣

婚嫁

人家養女其父母又祝之曰碩汝有人要你將來嫁千百箇丈夫富室之女自七歲或九歲至貧之家則止於十一歲又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陣毬蓋官司每歲於國中四

月內擇一日頒行本國應有養女當陣毯之家先行申報官司：先給巨燭一條燭間刻畫夜一處約以是夜遇婚點燭至刻畫處則爲陣毯時候至先期一月或半月或十日父母又擇一僧或一道隨其何處寺院往：亦自有主顧向上好僧皆爲官戶富室所先貧者亦不暇擇也官富之家饋以酒米布帛檳榔銀器之類至有一百擔者皆直中國二三百兩銀子之物火者或三四十擔或二十擔隨其家之豐儉所以貧人之家至十一歲而始行事者爲難辦此物故耳富家亦有捨錢與貧家女陣毯者謂之做好事蓋一歲之中一僧止可御一女僧既允受更不它許是夜其家大設飲食鼓樂會親隣門外縛一高棚裝泥塑人泥獸之屬其上或十余或止三四枚貧家則無之各按故事凡三日而始撤既昏以轎傘鼓樂送此僧而歸以綵帛結二亭子一則坐女子其中一則僧坐其中不曉其口說

何語鼓樂之声喧闐是夜不禁犯夜聞至期與女俱入房親以手去其童納之酒中或謂父母親隣各點于額或謂俱掌以口或謂僧與女交媾之事或謂無此但不容唐人見知所以莫知其的至天明時則又以轎傘鼓樂送僧去後當以布帛之類與僧贖否則此女終爲此僧所有不可得而他適也余所見者大德丁酉之四月初六夜也前此父母又與女寢此後听於房之外任其所之無復拘束隄防之矣至若嫁娶則雖有聘納之礼不過苟簡從事多有先姦而後娶者其風俗既不以爲恥亦不足怪也陣毯之夜一巷中或至十餘家城中迎僧道交錯於途路間鼓樂之声無處無之

奴婢

人家奴婢皆賣野人以充其役多者百餘口者亦有一二枚除貧之家則無之蓋野人者山野中之人也自有種類

俗呼爲撞則城中皆不敢入人之家城間人相罵者一呼之爲撞則嗔詬恨入骨髓其見輕于人如此火壯者一枚可直百布老弱者止三四十布可得只許於樓下坐卧若執役方許登樓亦又跪膝合掌頂礼而後敢進呼主人爲巴馳主母爲米巴馳者父也未者母也若有過撻之則俯首受杖畧不敢動其牝牡自相配偶主人終無與之交接之礼或唐人臣役者久曠不擇一與之接主人得於所聞咨亦不肯與人坐同以其魯與野人接故也或於外人交扯於有姓養子主人亦不詰問其所從來蓋以其在所不齒且利其得子仍可爲異日之奴婢故也或有逃者擒而復得之又于面刺以青或於項上帶鉄鎖以固之亦有帶於奴髓間者

語言

國中語言自成音声雖近占城暹人皆不通話說知以一

爲枚二爲別三爲畢四爲畢五爲孛藍伍六爲孛藍枚七爲孛藍別八爲孛藍畢九爲孛藍般拾爲孛藍荅呼父爲巴馳叔伯亦呼爲巴馳呼母爲米姑姨嬸姆以至隣人之尊年者亦呼爲米呼兄爲邦娣亦呼爲邦呼弟爲補温呼舅爲吃賴呼姑夫娣夫妹夫俱呼爲孛賴大抵多以下字在上如言此人乃張三之弟則曰補温張三彼人乃李四之舅則曰吃賴李四又如呼中國之官不曰備世巴丁而曰巴丁備世呼中國之秀才不曰備世班詰而曰班詰備世大抵皆如此：其大畧耳至若官府之議論秀才則有秀才之文談僧道自有僧道之話說城市村落言語又自不同亦與中國無異也

野人

野人有二種有一等通来語言之野人乃賣與城間爲奴之類是也有一等不屬教化不通言語之野人此輩皆無

家可居但領其家屬巡行其山頭戴一毛盆而走遇有野獸以弧矢標槍射而得之擊火于石共烹食而去其性甚狠其藥甚毒同黨中常自相殺戮近地亦有以種豈蔥木綿花織布爲業者甚麤厚花紋甚別

文字

尋常文字及官府文書皆以麂鹿皮等以物染黑隨其大小濶狹以意裁之用一等粉如中國白善粉之類搓爲小條子其名爲梭拈子手中就度畫以成字永不脫落用畢則揮于耳之上字跡亦可辨認爲何人書寫須以濕物揩拭方去大率字樣正如回鶻凡文書皆自後書向前却不自上書向下也余聞之也先海牙云其字母音声正與蒙古音相類但所不同者三兩字耳初無印信人家告狀亦有書寫

每用中國十月以爲正月是月也名爲佳節當國宮之前縛一大棚上可容十餘人尽挂打毬花朶之屬其對岸遠離三十丈地則以木接續縛成高棚如造塔樣竿之狀可高二十余丈每夜或設三四座或五六座裝烟火爆杖於其上此皆諸屬郡及諸府地認直遇夜則諸國主出觀點放爆杖於其上此烟火雖百里之外皆見之爆杖其大如炮声震一城其官屬貴戚每人分以巨烛挍榔所費甚夥國主亦請奉使觀焉如是者半月而後止每一月又有一事如四月則拋毬九月則壓獵：者聚一國之象皆来城中教閱於國宮之前五月則迎佛水聚一國遠近之佛皆送水來與國主洗身陸地行舟國主登楼以觀正月則曉稻其時新稻已熟迎于南門外燒之以供佛婦女乘象往觀者無数國主却不出八月則挍蓋：者舞也點差伎樂每月就國宮內挍蓋且聞猪鬪象國主亦請奉使觀焉如

如是者一月其余月分不能詳記也國人亦有通天文者日月剥蝕皆能推筭但是大小尽却與中國不同中國閏歲則彼亦又置閏但則閏九月殊不可曉一夜只分四更每七月一輪亦如中國所謂開閉建除之類番人既無名姓亦不記生日多有所生日頭爲名者有兩二日最吉三日平二日最凶何日可出東方何日連可出西方雖婦人皆能筭之十二生省亦與中國同但所呼之名異耳如呼馬爲卜賽呼鷄爲蛮呼猪爲直盧呼牛爲筒之類

刑法爭訟

民間爭訟雖小事亦又上聞國主初無笞杖之屬但聞罰金而已其人大逆重事亦無絞斬之刑止於西門外掘地成坑納罪人于坑實以土石堅築而斃其次有斬手足指者有去鼻者但姦與賭無禁姦婦之夫或知之則以柴紋姦夫之足痛不可忍竭其貲而與之方始獲免然局賺欺

騙者亦有之人或有死於門首者則自用繩拖置城外野地初無所謂体究檢驗之事人家獲盜亦可自施監禁拷打之刑却有二項可取且如人家失物疑此人爲盜不肯招認遂以鍋煎油令熱令此人伸手其中若果偷物則手腐爛否則皮肉如古云番人有法如此有二家交訟莫辨曲直國宮之對岸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二人各坐塔中塔之外兩家自以親屬互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無理者又獲證候而出或身上生瘡癤或咳嗽發熱之類有理畧無纖事以此部折曲直謂之天獄蓋其土神之灵如此

疾病

國人尋常有病多是入水浸浴及頻洗頭便自痊可然多病癩者比比道途間土人雖與之同卧同食亦不校或謂彼中風土有此疾又云曾有國主患此疾故人不知嫌

以愚意觀之往往好色之餘便入水澡洗故成此疾聞土人色欲終畢男女皆入水澡洗故成此疾患利者十死八九亦有貨藥于市者與中國之藥不類不知其爲何物更有一等師巫之屬與人行持尤爲咲

人死無棺止貯以筐（音離筥屬）之類蓋之以布其出喪也前用旗幟鼓樂之屬又以兩祥盛炊未繞路拋撒撻至城外僻遠無人之地弃擲而去俟有鴈鴉犬畜来食頃刻而尽則爲父母有福故獲此報若不食或食而不尽反謂父母獲罪而至此今亦漸有焚化者往往皆唐人之遺種也父母死別無服制男子尽髡其髮女子則於顖門剪髮如錢大以此爲孝耳國主乃有塔葬理但不知葬屍與葬骨耳

耕種

大抵一歲中可三四番收種蓋四時常如五六月天且不

失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絶無自四月至九每日下雨午下後方下淡水洋中水浪高可七八丈巨樹尽没僅留一枞耳人家濱水而居者皆移入山後十一月至三月點雨絶無洋中僅可通小舟深處不過三五尺人家又旋移下耕種者扣至何時稻熟是時水可淹至何處隨其地而播種之耕不用牛井来耨鎲鋤之器雖稍相類而制不相同然水傍又有等野田不種而常生稻水高一丈而稻亦與之俱高想別一種也但番田及種蔬皆不用穢嬬其不潔也唐人到此皆不語言及中國糞雍之事恐爲所鄙每三二家共掘地爲坑蓋之以草蒲則慎之又別掘地凡登溷既不須入地洗淨止用左手右手留以拿飯見唐人登厠用紙揩拭者咲之甚至不欲其登門婦人亦有立地而溺者可咲自入真蒲以来率多平林叢木長江巨港横亘数百里森古樹梟獍脩藤禽獸之声雜还

於其間至半港而有曠地絶無寸木弥望芃〻禾黍而已野牛以千百成郡聚于此地又有竹坡綿亘数百里其竹節間生刺荀味至苦四畔皆有高山〻多異木無木處乃犀象也聚養育之地珍獸奇禽不計其数細色有尋毛象牙犀角黄蠟麄色有降真荳蔻姜黄紫硬

出産

楓油子翡翠其得也頗难盖叢林中有池〻中有魚翡翠自林中飛出求魚番人以樹葉蔽体坐水濵笼一雌以誘之手持小網伺其来則罩之有終日止獲三五枚或有不得者象牙則山僻人家有之每一象死方有二牙旧傳謂每一歳換牙者非也其牙以標而殺之者爲上自死而隨時爲人所收者次之死於山多年者斯爲下矣黄臘出於村落朽樹間其一種細蜂有如馬蟻者番人取而得之每一舡可收拾二三千塊每一塊大者重三四十斤小者亦

不下十八九斤犀角白而面帶花者爲上黑而無花者下降真生叢木中番人頗費坎砟之勞蓋此乃樹之心耳其外白木可厚八九寸火亦不下四五寸蓋蔻皆野人山上所種薑黃乃一等樹間之脂番人預先一年以刀砟樹滴瀝其脂至次年而始收紫梗生於一等樹枝間正如桑寄生之狀亦頗难得大楓油子乃大樹之干狀如椰子而圓中有子數十枚胡椒間亦有子纏藤而生纍纍如綠草子其生而青者更辣

賣買

國中賣買皆婦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須先納一婦人者蕪亦利其能賣買故也每日一墟自卯至午即罷無鋪店但以蓬蓆之類鋪于地間各有常處聞亦納官司賃地錢小交関則用米穀及唐貨次則用布乃若大交関則用金銀矣往年士人最朴見唐人頗皆敬畏呼之爲佛見則伏

地頂礼今亦有脫騙欺負唐人者矣以去人之故也

欲得唐貨

地想不出金銀以唐山金銀爲第一五色輕縑帛次之其如真州之錫鑞音蠟溫之滕盤泉處之青器甆器及水銀〻珠紙劄硫黃焰硝檀香草芎白芷麝香麻布黃草布雨傘鉄鍋銅盤水珠洞油篦箕木梳針麄重則如明州之席甚欲得菽麥不可將去耳

草木

惟石榴甘蔗荷花蓮藕羊桃蕉芎與中國同荔枝橘子狀雖同而味酸其餘皆中國所未曾見也樹木亦甚各別草花更多且香而艷水中之花更有多品皆不知其名至若桃李梅杏松栢杉檜梨棗楊梅蘭桂菊蕋之類皆無也但正月亦有荷花

禽

禽有孔雀翡翠鸚哥乃中國所無其餘如鷹鴉鷺鷥雀兒鸕鷀鸛鶴野鴨黃雀等物皆有之所無者喜雀鴻鴈黃鶯杜宇燕鴿之屬

獸

獸有犀象野牛山馬乃中國所無其餘如虎豹熊羆野猪麋鹿獐麂猿狸狐狖之類甚多所不見者獅子猩〻駱駝耳鷄鴨牛羊猪馬所不在論也馬甚矮小牛甚多生不敢騎死不敢食亦不敢剝其皮听其腐爛而已以其與人出力故也但以駕車耳在光無鵞近有舟人自中國携去鼠有大如猫者又有一等鼠頭腦絶類新生小狗兒

蔬菜

蔬菜有葱芥韭茄西瓜冬瓜蒲瓜黃瓜莧菜所無者蘿蔔生菜苦蕒菠薐之類瓜茄雖正二月間亦之茄樹有經年不除者木綿花樹高可過屋有十餘年不換者不識名之

菜甚多水中之菜亦多種

魚鱉

魚鱉惟黑鯉魚最多甚它如鯉鯽草魚亦多有吐哺魚大者重二斤以上更不識之魚甚多此皆淡水洋中所来者至若海中之魚色有之鱔魚湖鰻田鷄土人不食之入夜則縱横道途間黿鼉大如合祥雖六藏之龜亦克食用查南之鰕重一斤以上真蒲龜脚可長八九寸許鰐魚大者如舡有四脚絶類龍特無角耳肚甚脆美蜆螺蜊蛳之屬淡水洋中可捧而得独覓蟹想亦有之而人不食耳

醞釀

酒有四等第一等唐人呼爲密糖酒用蘗麪以密及水中半爲之其次者土人呼爲朋牙四以樹葉爲之朋牙四者乃一等樹葉之名也又其次以米或以剩飯爲之名曰包稜角者米也其下有糠醞酒以糠爲之又入港濱水人家

有交漿酒蓋一等茭葉生于水濱其漿可以釀酒

鹽醋醬麵

醯物國中無禁自真蒲巳潤濱海等處率皆燒滷爲之山間更有一等石味勝於鹽可琢以成器土人不能爲醋羹中欵酸則着以咸平樹葉樹既生莢則用莢既生子則用子亦不失會醬無麥與豈故也亦不造麵蓋以密水及樹葉釀酒所用者酒藥耳亦如鄉間白酒藥之狀

蚕桑

土人皆不事蚕桑婦人亦不識針線縫補之事僅能織木綿布而已亦不能紡但以手担成條無機杼以一頭縛腰一頭塔窓上梭亦止用一竹管近年暹人来居却以蚕桑爲業桑種蚕種皆自暹中来亦無麻苧惟有絡麻暹人却以絲自織造稜衣着暹婦却能縫補土人打布損破皆倩暹婦人補之

器用

尋常人家房舍之外別無卓凳盂桶之屬但煮飯則用瓦釜煮羹又用一瓦鍑就地埋三石爲竈以椰子殼爲杓盛飯用中國瓦盤或桶盤羹則用樹葉造一小碗雖盛汁而不漏又芟葉製一小杓用兜汁入口用畢則弃之雖祭祀神物亦然以一錫器或瓦器盛水于傍用以蘸手盖飯只用手拿其粘于手非水不能去也飲酒則用錫器可盛三四盞許其名爲蛤盛酒則用錫注子貧人則用瓦鉢子若府第富家則一：用銀至有用金者國主處多用金爲器皿制度形狀又別地下所鋪者明州之草席亦有鋪虎豹麂鹿等皮及藤簟者往：皆唐人製作也夜多蚊子亦用布卓國主內中以銷金繡布爲之皆舶商所饋也稍子不用磨但用杵臼耳

車轎

轎之制以一木屈其中兩頭堅起雕刻花樣以金銀裹之所爲金銀轎扛者此也每頭三尺之內釘一鈎子以大布一條摺用繩繫於兩頭鈎中人坐于布內以兩人攙之轎外又加一物如舡篷而更濶飾以五色繒帛四人扛之隨轎而走若遠行亦有騎象騎馬者亦有用車者車之制却與北地一般馬無鞍象却無凳可坐

舟楫

巨舟以硬樹板爲之匠者無鋸但以斧鑿之開成板既費木且費工甚拙也凡要木成段亦只以鑿斷起屋亦然舡亦用鉄釘上以葵葉蓋覆却以檳榔木破板壓之此舡名爲新拿用獎棹所粘之油魚油也所和之灰石灰也小舟却以一巨木鑿成槽以火薰軟用木撐開腹大兩頭尖無篷可載數人止以棹划轄之名爲戈闌

郡屬凡十余曰真蒲曰查南曰巴澗曰莫良曰八薛曰蒲
買曰雉棍曰木津波曰賴敢坑曰入厮里其餘不能尽記
各置官屬皆以排柵木爲城

村落

每一村或有寺或有塔人家稍密亦自有鎮守之官名爲
置節大路上自有歇脚去處如郵亭之類其名爲森因屢
與暹人交兵遂至皆成曠地

取膽

前此於八月内取膽蓋占城主每年来索人膽一壟可十
餘枚遇夜則多方令人於城中及村落去處逢有夜行者
以繩兜住其頭用小刀于右脇下去其膽候数足以饋占
城主独不取唐人膽蓋因一年取唐人一膽雜於諸膽之
中遂止笼中之膽居臭腐而不可用故也近年以除取膽
之事另置取膽官屬俱北門之棄

東門之棄有蛮人淫乎其妹者皮肉相粘不開凡三日不食而俱死余鄉人薛氏在番厥居三十五年矣渠謂兩見此事蓋其國聖佛之灵所以如此

澡洗

地苦炎熱每日非数次澡洗則不可入夜亦不免一二次初無俗室盂桶之類但每家須有一池否則亦三兩家合一池不分男女皆躶形入池惟父母尊年者在池則子女卑幼不敢入或卑幼先池則尊年者亦須迴避之如行輩則無拘也但以左手遮其牝門入水而已或三四日或五六日城中婦女三五成郡出城外河中澡洗至河边脫去所纏之布兩入水會聚於河者動千百数雖府第婦女亦預焉畧不以爲耻自踵至頂皆可得而見之城外大河無日無之唐人暇日頗以此爲游觀之樂聞亦有就水偷者

水常温如湯惟五更則微凉至於日出復温矣

流寓

唐人之爲水手者利其國中不着衣裳且米粮易求婦女易得屋室易辦器用易足賣買易爲往々皆逃逸于彼

軍馬

軍馬亦只躶体跣足右手執標槍左手執戦牌別無所謂弓箭砲石甲冑之屬聞邏人相攻皆駈百姓使戦往々亦別無智畧

國主出入

在先國主轍迹未嘗離蓋亦防有不測之変也新主乃故國主之壻元以典兵爲職其婦翁姐其女密竊金劒以付其夫以故親子不得承襲嘗謀起兵爲新主所覺斬其指安置凶室新主身嵌堅鉄縦刀箭之屬着身不入持此遂出戸余宿留年餘見其出者四五其出也諸軍馬雍其前

旗幟鼓樂踵其後宮女三五百花布花髻手執巨燭自成一隊雖白日亦點燭又有宮女皆執內中受用金銀器皿及文飾之具制度迥別不知其何用又有宮女手執標槍標牌為內兵又成一隊又有羊車鹿車馬車皆以金為飾其諸臣僚國戚皆騎象在前遠望紅涼傘不計其數又其次則國戚之妻及妾媵或轎或車或馬或象銷金涼傘何正百餘其後則是主立于象上手持金劒象之牙亦以金套之打銷金白涼傘凡十余傘柄皆金為之其四圍擁從之象甚多又有軍馬護之若遊近處止用金轎子皆官女擡之凡出入又迎小金塔金佛在其前觀者皆當此地頂礼名為三拜不尔則為行事者所擒不虛釋也每日國主二次坐衙治事亦無定處凡諸臣僚及百姓之欲見國主者皆列坐地上以俟火頃聞內中隱隱有樂声在外方吹螺以迎之間坐處有獅子皮止用金車子来處稍遠須更

見二官女纖手捲簫而國主已伏劒擁立金窓之外中矣
臣僚以下皆合掌叩頭螺絶方許擡頭國主隨亦就坐聞
坐處有獅子皮一方乃傳國主之宝言事已畢國主尋即
轉身二宮女復垂簫諸人各起身以此見雖蛮貊之邦未
嘗不知有君也